

# 主僕倪柝聲弟兄見證集錦(無名基督徒)

## 目錄：

序言

書中所引用的見證及參考資料清單

第一部分 [1903 (出生) ——1939]年簡歷

第二部分 1940——1949.5.27. (上海易權之日)

第三部分 1949.5.27. (上海易權之日) ——1952.4.10. (被捕)

第四部分 1952.4.10. (被捕) ——1972.6.1. (殉道)

結語

附件：

1. 《詩歌 (增訂暫編本)》 (1052 首) (倪柝聲主編) 的源與流
2. 《詩歌 (選本)》 (353 首及附錄 35 首) 歌詞目錄 (略)
3. 倪柝聲所作詩歌 34 首 (含 2 首譯作)

作者前言

基督徒語摘

序言

因著神所給的負擔編撰本書。本書編撰起始於 2012 年 7 月上旬，成書於 2013 年 5 月 3 日。

書中所採用、收錄的見證內容大致上可分為“可信的”及“可作為參考的”兩類。因著作者及見證出處的不同，書中的內容對同一事件的敘述可能會出現不相合、不一致的地方，本書編撰者並未能對所有事件一一給出結論、作出定論，事實上對有些事情現在要給出結論或作出定論也是不可能的，是做不來的。惟願主藉著聖靈在每一位讀者心裡做那光照、感動、開啟、引導、帶領、指教的工作，藉著書中的內容使每一位元讀者都能得著神所要他（她）得著的，也願每一位讀者都能存謙卑、敬畏、禱告、尋求的心在神前恭讀此書。

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申 29:29)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詩 90：17)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與眾聖徒同在！

——本書編撰者

於主後 2013 年 5 月 3 日

## 本書中所引用的見證及參考資料清單

### 一· 書中引用的見證內容來源及在本書中簡稱

1. 《倪柝聲著述全集》卷 33
2. 中流砥柱 (Against the Tide) 【金彌耳 (Angus I. Kinner) 著 戴致進譯】
3. 《倪柝聲生平簡史》(江守道)
4. 倪柝聲弟兄簡史 (陳則信)
5. 以巴弗——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基督徒 (吳維傳自述一生蒙恩見證)
6. 又四十年(王明道口述歷史) 王長新整理編撰，加拿大福音出版社出版
7. 《一代忠僕》講道(部分內容) (王明道)
8. 《詩歌寶藏》 (陳希曾)
9. 《基督身體的見證史》 (2) 講道信息 (陳希曾)
10. 對倪柝聲的榮辱升黜一書的質疑 (倪徐恩秀)
11. 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陳供生)

### 有關版權的說明：

對於在本書中所使 (采) 用的“見證”內容，基於在基督裡對屬靈長者及神的工人、主內肢體在主裡的信任，使 (采) 用了以上見證內容。

——本書編撰者(作者)

2013.4.26.

### 二· 引用的參考資料及在書中簡稱：

12. 我是怎樣轉過來的 (倪柝聲)

注：以上見證及資料在本書中以其前面的序號（1-12）作為簡稱。

對於書中所涉及的在此清單以外的信息的來源、出處，在書中將標明其具體名稱。

## 第一部分（1903——1940）年簡歷

1903.11.4.出生。生於汕頭，(原籍福州)。

1909年隨家人回到原籍福州。

1916年（13歲）——就讀于福州“三一書院”

1920年春在福州重生得救，時年十七歲。得救後，參加查經班，開始勤讀聖經並熱心傳福音，

1921.3.27.受浸。

約1921年，由余慈度姊妹介紹他去認識了和受恩教士並開始接受其栽培及教導。1930.5.和教士病逝。  
（1922年1月，在“亭子”小聚會中講道。）

1922年年初，開始有擘餅聚會。

1922年2月，為著主的緣故，放下了（尚未信主的）心愛的人張品蕙。在這個時節，寫了詩歌《主愛長闊高深》。

1923年1月，開始出刊《復興》報，為不定期的刊物，一直出到1925年。

1924年，因事奉道路的分歧，當他出門傳道的時候，被福州的他的同工們正式宣佈趕逐他離開福州的工作。為了避免分裂，他悄悄地離開了福州。在那個時候，他寫了詩歌《我若稍為偏離正路》。

1924年11月，同母親出國到馬來西亞，在國外有半年之久，傳耶穌基督的福音。

1925·5·回到福州。

1925年，《基督徒》報開始接續《復興》報出版。

1926年在華南傳道的時候，患肺結核，準備寫《屬靈人》一書。1927年開始寫《屬靈人》，照著他的健康所允許的，斷斷續續地直到1928年的6月寫完了三卷集《屬靈人》。

1927·5·來到上海，開始與那裡的一些弟兄姊妹又有了交通。

1928年，《基督徒報》已停刊，所以仍繼續發刊《復興報》。

1928-1934 復興報

1929·又重病，經歷神的醫治，病癒。

1930年代，翻譯、寫作詩歌《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1933.6.，應邀去英、美和加拿大訪問，在英國他有機會會見了著名的小冊子《救、知、樂》一書的作者佐卡亭。去看望貴橡路基督徒交通與職事中心，他特地去那裡是要看它的主要帶領者史百克（T. Austin Sparks），那次並未會見他，但在主日他跟那裡的聖徒們一同擘餅。

1934.10.19.與已經蒙恩得救並且與主同行的張品蕙結婚。

(約) 1935 年，帶領查讀舊約聖經中的一卷一雅歌書，他跟大約十位同工在杭州的西湖查讀了兩個星期，後來把這些記錄輯印成書，名為《歌中之歌》。

1935 年 9、10 月，在一次稱為特別聚會的聚會上，他講了「得勝生活與聖靈澆灌」。一個復興爆發出來了，並且很快就傳佈了華南地帶。

1938 年年中，倪柝聲再次旅行到英國去，這時他能去看史百克先生並與他交通，他也在英國、丹麥有服事。在丹麥的赫爾辛基市國際學校裡，倪柝聲就羅馬書第五章至第八章發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給這些信息取名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本部分內容的編排主要參考了以下見證：

中流砥柱 (Against the Tide) 【金彌耳 (Angus I. Kinner) 著 戴致進譯】

《倪柝聲生平簡史》(江守道)

《倪柝聲弟兄簡史》(陳則信)

## 第二部分 1940 年——1949.5.27. (上海易權之日)

1942 年年底，上海聚會處的負責弟兄們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

倪柝聲相信教會的聖潔，他接受教會的決定而退隱到福州去。在福州他為著未來的工作作準備，開始在福州市外的鼓嶺山上，為了創設一個將來用於栽培工作的場所而買了一些房子，他忍耐地忍受了一切誤會，並不願為自己辯護，以後他去到重慶，在那裡由於在市內和郊區奉主名聚會的聖徒們的熱切而堅持不懈的請求，他有一個短時間用神的話語服事他們。這個時期是他隱藏的時期。

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本無條件投降，跟中國停戰的協定於九月九日在南京簽字，倪柝聲想方設法回到上海，但上海教會還不準備接納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他才有第一次的機會對在上海的聖徒們講話。

(3. 一江守道)

### 驚濤駭浪，中流砥柱

當上海教會相當蒙主祝福，見證基督也相當有能力的時候，仇敵就設下陷阱。那時倪柝聲弟兄曾分一部份時間去經營生化藥廠，以後可以說是全部時間都花在生化藥廠上面。因著人敗壞的肉體猶存，又有利害關係的衝突，許多難處就發生了，許多批評論斷的話也就在教會中散佈並蔓延。當時艱難到一個地步，不只倪弟兄不能盡話語的職事，甚至經常的聚會也不得不暫停。那是上海教會最黑暗的時

期，也是許多弟兄姊妹受考驗的時候。那時靠主站住而不跌倒者，實不多見。能有基督徒正常光景者，為數更少。許多弟兄姊妹都以倪弟兄為批評的物件，但汪姊妹處此驚濤駭浪中，卻在神面前成為中流的砥柱。

在那時候，如果有幾位弟兄姊妹在一起，他們很少不以批評倪弟兄為話題的，但汪姊妹一遇見這種場合，她就與他們分別出來，有時還說一些勸勉他們的話。她不只沒有加入批評的陣容，反而經常召集一些姊妹們，為倪弟兄，為教會，而多有禱告。她親自告訴我說，我過去從倪弟兄身上得到由主而來許多屬靈的供應。如今我怎可因他有不完全的地方，或是一時的軟弱，就起來反對他呢？從此可以看見，她對付自己的肉體是多麼的徹底！而她對於姊妹該站的地位，也是相當的正確。後來倪弟兄職事的恢復，上海及全國各地教會的復興，汪姊妹在主裡的禱告與扶持，誠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可以說她是主重用的器皿，也是今時代主所特選的工人。

當倪弟兄恢復了從主領受的職事以後，汪姊妹自然就成為他最密切的同工，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我對汪佩真姊妹的認識》（陳則信）

在一九四八年，從六月到九月底，第一期全國同工造就聚會就在鼓嶺舉行。大約有七十位同工參加。倪柝聲講一些重要的題目，像：主工人的性格、神話語的職事、屬靈權柄與順等等。現在那部出名的、有五十二篇基本課程的《信徒造就》，就是在這些聚會中所講的。

(3. 一江守道)

### 門徒——葡萄一生

一八四八年，當義大利從奧地利手中取回失去之版圖的前夕，一群垂死的受傷戰俘，環臥在醫院裡聆聽義大利的著名福音使者，雨果伯錫（Ugo Bassi, 1801-1849）講述葡萄一生的故事。那一篇富有歷史性動人的講章，後來被金漢彌爾敦夫人（Mrs. Hamilton King）用詩的體裁寫了下來，而流傳於英語的基督徒世界。大約在前面的故事發生以後，整整一百年，據說在上海的一個聚會中，倪柝聲弟兄拿著一迭的紙張對與會的人說：「這一迭的紙張有五兩黃金重！」原來這一迭紙上面所印的，就是剛剛譯成中文的那首英文散文詩：「葡萄一生的故事」。這首詩無疑地是倪柝聲弟兄一生非常恰切的寫照，所以我們將它放在這一本詩集的序裡。倪弟兄當初給這首詩的題目取作「門徒」。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一生確曾走在他的主人所走過並留下的路跡上，忠心到死。當他像葡萄一樣，經過無情的酒酢時，他曾問主說：「你手須刺多深，須紮多痛，方能吸出甘甜？」歷史已經證明：他所寫的詩歌就像所傳的信息一樣，使人接觸到像蜜一樣的屬靈精華。為著在歷史上存真，我們採用了倪弟兄所譯的「葡萄一生」原來未經潤飾的初稿作為本詩集的序。此一初稿今日已不多見，其文字雖未經過十分琢磨，然而詩的感覺非常深入。但願感動倪弟兄寫成這些詩歌的聖靈，加倍的感動我們。

阿們！

——陳希曾《曬熟的美果》

門徒——葡萄一生

我們現今思念葡萄樹的生命，  
我們同是有份的人；我們看見  
牠的道路不是快樂，也不是安逸。  
牠的生長不像野地中的野花，  
隨地隨意，在此在彼，自由吐華；  
或向太陽昂仰其可驕傲之葩，  
蝴蝶繞飛上下，為生存而歡喜，  
並為自己所有丰姿，自感榮耀，  
或者生成曲徑迷堂，堆堆錦繡，  
生成許多款式，生成許多奇形，  
看見自己生之興旺，自感可樂。

\* \* \*

葡萄的花不過非常渺小無華，  
在牠一生之中，花為最小部份；  
人幾不能辨識牠竟也曾開花，  
花未一日開成，即已結成為果。  
當牠坐長，牠也不能隨意向天，  
乃是杆在樁上；牠如伸肢展臂，  
也是在於架上，受了約束捆綁；  
牠就如此，從了山岡礫土，  
吸取牠的養生糧食；立定自己位置；  
從之得著生命，從之發出萌芽，  
又樂又青，又是形態佳美無匹，  
輕盈編織許多蔓須，蔥葉花萼。  
是的葡萄綠衣秀美，  
使了全地春時變成可愛；  
牠仍依然生長更快，

靠著牠自己生命的豐裕；  
直至細苗嫩枝開始盤繞飄浮，  
在於青藍空中，並嘗其中甘美。  
但是他們對牠並不放任；  
園工清早要來，帶著刈剪，  
攜著修刀，剝牠淨盡，  
剝去牠的天真驕傲，和牠四散美穗；  
割得又深又准，

毫不顧惜牠的細嫩，和牠喜樂。  
在牠損失痛苦時候，牠不浪費；  
但是牠反將牠自己更為完全  
交付給那強行剝牠至空的手。  
那些流血的枝，逐漸堅硬成木；  
那些餘留的穗，也漸成熟為果，  
更為豐滿寶貴，直至繁盛之日。

\* \* \*

但是，牠越長，牠的所有肢枝，  
所受束縛越多；當牠果子更圓，  
周圍更顯心中所有血的顏色，  
牠就更近牠的生平最大日子——  
太陽迫其枯乾， 牠葉起首墜落；  
但是生命仍然流通，不敢失敗，  
一切都為結果，一切都為成形。

\* \* \*

不久葡萄收成，因為日子已熟。  
牠因所負甚重，致牠無枝不沉，  
這是牠心長期努力——琢磨來的。  
現今牠的結果已是十全十美，自然，  
牠可為牠工作稍為喜樂。  
但，呀，此時，有手預備即要摘除葡萄樹的寶藏；  
此時，有腳預備即要踐踏牠們，  
聚集在於酒酢；  
直到血紅的酒有如長江大河，  
源源而流，直全地充滿喜樂。

但葡萄樹站著，  
剝光而且淒涼，已經給了一切；  
現今牠的黑暗時候即到，  
也無誰人向牠償還。  
牠努力所給人的安樂和榮耀；  
而且，現今最無憐惜，  
各種痛苦，各種損失，  
件件加增，樣樣堆積，  
看牠時日衰減，青春已不再流。  
現今將牠再割，直至只餘禿幹；  
剝奪損傷，只余一個無葉之梗，  
孤獨在那將來又長又黑日中。  
然而全冬之中，  
牠酒卻賜喜樂給那本在寒冷中間憂鬱的人；  
但葡萄樹卻在外面經歷冰霜；  
在这一切之後，只餘這點恩典。  
牠是堅定忍受一切，又孤又長，  
直過全冬一次年牠又起首吐花；  
不因所受磨難，而有埋怨不平，  
不因所失豐富，而欲減少貢獻，  
面向犧牲，依然含笑，依然放綠，  
有如從來未遇毫釐損失，冤枉，  
所觸盡是高天清氣，大地甘露；  
牠就開始再來盡牠的責任。

\* \* \*

現今我當何言？  
需否我在這裡詳闡此生功課？  
或只再綴數言？  
葡萄樹從牠的肢枝流血流酒，  
牠是否因舍了自己，而變更窮？  
世上醉人，人間浪者從牠而飲，  
他們是否，多享恩賜，因而更富？  
估量生命，是以所失，不以所得；  
不視飲酒多少，乃視傾酒多少；  
因為愛的力量乃在愛的捨棄；



誰苦受得最多，最有可以給人。

——金漢彌爾敦夫人（Mrs. Hamilton King）著，倪柝聲譯

（出處：《拾珍》季刊，網路版，第 69 期）

在一九四八年他（倪柝聲）編譯了一首詩歌“門徒”，後改為葡萄一生的事(The Story of A Grapevine)(詳見第 400 首)。茲錄其詩最後兩節：

估量生命原則，以失不是以得；  
不視酒飲幾多，乃視酒傾幾何；  
因為愛的力量，是在愛的捨棄；  
誰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給人。

誰待自己最苛，最易為神選擇；  
誰傷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淚痕；  
誰不熟練剝奪，誰是鳴鈸響鑼；  
誰能拯救自己，誰就不能樂極。

——《詩人與詩歌》（史伯誠）

### 葡萄一生的事

一 我們現在默思，葡萄一生的事；  
其路並不容易，其境也不安逸；  
不像，不像野地野花，隨地隨意吐華，  
生成，生成曲徑迷堂，生成款式百樣。

二 反之葡萄開花，非常渺小無華，  
人幾不能辨省，牠竟也曾有英；  
花未，花未開得一日，即已結為果實，  
不得，不得成為驕葩，自感丰姿可誇。

三 牠是栓在樁上，不能隨意生長，  
牠如伸肢展臂，也是架上被繫；

牠就，牠就從了礫土，吸取牠的食物，  
道路，道路不能揀選，不能想要變遷。

四 是的，綠衣秀美，春地披上明媚，  
因著生命豐裕，自然生長有餘；  
滿身，滿身嫩枝細苗，開始飄浮盤繞，  
在於，在於青藍空中，得嘗甘美無窮。

五 但是園主園工，對牠並不放鬆，  
帶著刈剪修刀，要剝牠的驕傲；  
毫不，毫不顧惜細嫩，將牠割到標準，  
所有，所有多餘美穗，都被斷折破碎。

六 在牠損失期間，牠並不敢自憐，  
乃是反將自己，更為完全徹底，  
交給，交給剝奪所有，使牠虛空的手，  
牠力，牠力不肯損失，一切都為結實。

七 那些流血的枝，漸變堅硬木質；  
那些存留的穗，也漸結果壘壘；  
太陽，太陽迫牠枯乾，牠葉開始落散，  
使牠，使牠果子盛紫，直至收成日子。

八 牠因負重過甚，致牠無枝不沉-  
這是長期努力，受盡琢磨來的-  
現今，現今果已全美，自然牠可自慰；  
但是，但是收成已到，欣慰日子已少。

九 有手要來摘下，有腳要來踐踏，  
葡萄所有寶藏，在於酒酢之上，  
直到，直到豐富紅酒，有如長江大流，  
源源，源源滾湧不息，喜樂遍滿全地。

十 但是葡萄形狀，乃是剝光淒涼，  
已經給了一切，又將進入黑夜；

無人，無人向牠償還牠所給人醉歡，  
反而，反而將牠再砍，成為無枝禿幹。

十一 然而全冬之間，牠酒卻賜甘甜，  
給那寒冷之中，憂鬱愁苦之眾；  
但牠，但牠卻在外面，經歷雪地冰天，  
前來，前來忍受一切，一切何其難解。

十二 直到寒冬已過，牠又豫備結果，  
重新萌芽生枝，再來放綠成姿；  
不因，不因所受磨難，心中埋怨不甘，  
不因，不因損失無限，而欲減少奉獻。

十三 牠的所有呼吸，盡是高天清氣，  
並不半點沾染不潔屬己情感；  
面向，面向犧牲含笑，再來接受雕削，  
有如，有如從未遇過損失或者折磨。

十四 葡萄從牠枝枝，流酒、流血、流汁，  
是否因己捨盡，牠就變為更貧？  
世上，世上醉人，浪者，從牠暢飲、作樂，  
他們，他們是否享福？能否變為更富？

十五 估量生命原則，以失不是以得；  
不視酒飲幾多，乃視酒傾幾何；  
因為，因為愛的力量，是在愛的捨棄；  
誰苦，誰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給人。

十六 誰待自己最苛，最易為神選擇；  
誰傷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淚痕；  
誰不，誰不熟練剝奪，誰是鳴鈸響鑼；  
誰能，誰能拯救自己，誰就不能樂極。

(--《聖徒詩歌》第 400 首)

第二期的全國性造就聚會也舉行了。會期始於一九四九年春，這次參加者約有一百位。在這個時刻，這個聚會能否圓滿結束極為可疑，國共兩方的內戰已經打到靠近福州不遠之處，造就聚會終於從鼓嶺搬到市區內的海關巷來，他們能否繼續下去真是一個問題，經過多日的禱告和等候主之後，倪柝聲有了從天上來的把握，確信聚會必能繼續並能圓滿結束。

### (3. 一江守道)

(鼓嶺)第二期的訓練開始，內戰就更加劇烈了，江南和上海的局勢均告緊急，各地人心慌慌不定。他們在山上只有兩週，治安就發生了問題。那時倪弟兄靈裡感覺要他立刻離開山上，果然在他離開不久，就有三個很兇惡的人來找他，若不是搶劫，可能就是綁架了。感謝神！祂已帶領我們的弟兄脫離了惡者的手，因此全體弟兄姊妹也都離開鼓嶺遷到市區去。倪弟兄在鼓嶺所預備造就同工的地方，還不到兩期就廢棄了。

弟兄們從山上下來，就住在福州海關巷十四號。這是倪弟兄向他親戚買下來的一間大公館，裡面有寬大的花園，古老的洋房，和新建的宿舍，足夠容納百餘人居住。當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每個人的心情都相當緊張；有的想離開，有的想留下，又有一位年長的同工主張遣散。

眾人議論紛紛，茫然不知所從。倪弟兄身負重責，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因此就在客廳裡，一面踱來踱去地仰望神，一面也迫切地尋求主的引領。約有兩天之久，他的心終於安定下來，明白了主的意思，還是要照著當初所得的引導，繼續在海關巷作第二期的訓練，直到完畢為止。他也深深地相信，第二期訓練未完，福州城內一定不會有什麼事。主是信實的，祂的引導不會錯。戰事只到福州邊界就停滯不前，直到第二期訓練完滿結束後，福州才告易手。

(4.)

直到第二期（鼓嶺）訓練完滿結束後，福州才告易手。（注：福州於1949年8月17日易權）

(4.)

### 有關生化藥廠與倪柝聲弟兄職事的恢復

當時教會在各地非常的興旺，同工的需要也日益增長。照著倪弟兄從聖經的啟示所教導和實行的，在我們中間從來不募捐，當然也沒有基金、差會的支援。經年為了眾同工在靠信心過生活而生計貧乏，多有因營養不良而生慢性疾病，以及兒女求學因貧困而作罷的情形，倪弟兄為此常常自責。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開始了生化藥廠的事業。倪弟兄還為生化藥廠取了"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作為標語。

倪弟兄的堂兄倪樹祖，我們都稱"Peter 倪"是當時在上海的商業鉅子，曾經作過中國銀行在上海的

行長，由他為主要的投資人並出任總經理之職。我記得還有相當數量的銀行貸款。二哥倪懷祖是知名的化學師，曾有自己的發明，起初擔任廠長，後來山東齊魯大學的劉弟兄擔任廠長的職務，懷祖則專心作研究工作。有許多弟兄姊妹也在工廠工作，我自己擔任包裝部主任，那時我們都年青，別的不知，只知愛主，努力工作。每天早上開工之前都先禱告。生化的業務蒸蒸日上，雖然我們都拿微薄的工資，但結餘下來有相當的利益。後來買牯嶺訓練的房舍以及海關巷的房子都是從生化支應的。倪弟兄一生沒有過過好日子，凡事為他人著想，為他人打算。他所背負的，所承受的非外人可以明白，但是只要接近他的人都能為他作見證；他是一個實踐信仰的人，他不僅教導十字架的功課，他的確追求，接受十字架的對付。從來不為自己打算，即使有誤會，甚至於有誣陷，我沒有看過他為自己辯白過一次，這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可以見證的，（如今還有不少的人仍然健在。）但是我相信這對於許多不認識他的人，或者不以他的教訓為然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因著生化的問題，教會中生出了風波，結果由該不該作生化開始，愈演愈烈，傳言加上無理、惡意的中傷，演變成對倪弟兄個人的嚴重攻擊。這個風波大到幾乎所有同工長老都置身其中，只有俞成華弟兄堅持聖經的教訓，認為教會不得只憑傳言而作出任何舉動，需當面核實方可處理。沒有想到大多數人都反對而作罷，因而造成倪弟兄長期不能服事的局面。

在上海的英國女教師巴姊妹、鐘姊妹，我們都非常熟悉並親近，再加上一些西國的姊妹，因上海教會的情形而停止聚會很久，靈裡非常枯乾。有一天她們不得已去找倪弟兄交通，結果好像是談到了國度的啟示，（我記不太清楚，）交通後她們大得幫助，喜樂異常。她們說："不管倪弟兄開生化是對或是錯，我們知道他靈裡有寶貝，他裡面的亮光是他人所沒有的。"於是與許多弟兄姊妹交通，而有恢復倪弟兄職事的開頭。

當時倪弟兄和我們住在一起，他自己沒有子女，對我們的孩子特別疼愛。我還記得那天早晨他正要出門，我的次子天賜見到大伯一定要他抱。倪弟兄滿面笑容地將孩子從我手中接去。不多久他對我說："恩秀，快把孩子抱過去，我要去聚會，時間來不及了。"沒想到孩子用兩隻小手把大伯的脖子抱得緊緊的不肯放，我只好勉強把孩子抱過來。我看他很高興，於是大膽問他說："大哥！我可以和您一同去參加聚會嗎？"他回答說："好。"我們坐上吉普車到了哈同路，文德里。進了會所，大吃一驚。原來今天是全國長老及同工聚會，（本人並無資格參加。）不一會倪弟兄立起，帶著非常沉重的心情，眼中含著淚，輕聲慢語一句一句的說："我開生化是出於不得已，我好像一個寡婦帶著孩子改嫁，因為同工的孩子都長大了，要學費上學，有些同工們因缺乏營養，病的病了，去世的去世了，我心中非常的難過。還有每次買會所都是老寡婦姊妹們拿出錢來，於是我對主說，'下次買會所，我拿出錢來。'"講到這裡，全場弟兄姊妹痛哭，流淚。李淵如姊妹站起來請倪弟兄赦免她，她說："生化是（生話）。"對我來說，長時間以來，這類的話我聽得太多了，實在是令人無奈。

從那天起，主在上海帶進了大復興，大家寫字條將自己完全交給主，奉獻給主。買南陽路會所時，總共三百金條是相當大的數字，當時每人都將自己最值錢並心愛的東西獻上。有一位裁縫弟兄把他唯一養生之物，一部縫衣機奉獻了，大家因他此舉大受感動。後來俞成華弟兄出錢買下這台縫衣機，送還給這位裁縫弟兄。大家向著主的心是多麼的火熱，教會大大蒙福。後來倪弟兄去煙臺一段時間，與李（\*\*）同回上海。釋放信息剛強而有能力，聖徒被豐富的話和靈供應，祝福像洪水一樣洋溢在上海

教會當中。整個教會滿了喜樂，滿了豐富的供應和享受，那種復興的流是無法抗拒也是無法言喻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喜樂的日子，是一種在地如同在天的喜樂。張愚之弟兄滿有福音之靈的能力，傳福音一日有五百人得救，這是空前的。大家滿了喜樂，……。

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見證，也是許許多多經過上海教會大復興的聖徒的見證。我們經歷了主在死亡、枯乾之後賜下來復活、生命的豐沛祝福，這是全教會眾聖徒共同經歷的屬靈事實。直到今日，在中國、在海外有成千上百的聖徒都直接、間接地受了當時教會復興的影響和益處，這是一個不容抹殺的屬靈事實。我希望這個事實也不致於為他人所輕易侮蔑與踐踏。

以上是我個人親身的經歷，生化藥廠的事與倪弟兄恢復職事的經過，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尤其是後者，在當時置身其中的聖徒所經歷的，是神在地上工作極其榮耀的一段，聖靈的能力，祝福的水流，被主愛所感，被聖徒向主的愛所感的事蹟無法一一勝數。我只是重溫我生命中在主面前最可紀念的一段日子，我沒有意思為倪弟兄的恢復職事作任何的表白，更不用說辯護。

——倪徐恩秀

## 聖經中的原則

聖經中對犯罪之人的處理，主要的根據是馬太福音十八章 15 至 17 節：“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1. 在聖經裡的教導，當有人作錯事得罪你時，你所該作的事，是找當事人直接交通，指出對方的錯，希望對方承認，其目的乃是為“得了你的弟兄”。由此可看出在這樣當事人直接交通的原則下，目的仍為彼此造就；也避免了不先直接交通，就把事情傳揚出來，許多時候，常把錯處放大或誤會加深。許多個人之間的難處往往有第三者間接介入，反而把誤會加深，或者把小事經一傳百，演成大事。

2. 但如果對方不聽你的指正，聖經也教導我們就可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再一次，處理的原則還是當事人直接面對當事人，再加上證人來彼此直接應對事件的本末。

3. 如果當事人和當事人的交通加上證人後，還是不能處理，此時就需要告訴教會，告訴教會這裡的意思，乃是指告訴教會的負責弟兄。

從以上三點，我們知道聖經的教導，乃是直接對話，而非外面宣揚，最後由教會負責人定規論理。在聖經中也提到若是教會負責人（長老）行為有缺失，該如何處理。提摩太前書五章十九節，“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對長老的控告，除非憑著兩三個見證人，你不要接受。這是聖經給我們的教訓。這裡的原則和馬太十八章的原則是相輔相成的。首先是與當事人面對面，並

且是在遮蓋的原則下是一對一的。接著才是帶一兩個見證人去面對，這裡的見證人並不是“得罪你”的見證人，乃是交通的見證人，為的是“句句話都可定準。”至於指控方在提前五章十九節裡則要求“憑著兩三個見證人”，在這裡的見證人，乃是指控事件的見證人，而不是交通的見證人，更不是“傳言”的見證人了。如果馬太十八章，提前五章的原則不能持守，多半是引來許多的破壞，我只能在主的話前作見證，神聖話語的原則的確是我們在教會生活中不容稍改的準繩。

就以我大哥外傳有關男女之間的事件，從無當事人對上海教會長老提出控訴的事實，所有的說法都是第三者的傳言。所以 1950 年 10 月 22 日，上海市教會負責弟兄，李淵如姊妹、汪佩真姊妹及二位被傳言的姊妹，發表了一份“幾句迫不得已的話”：

近來外面有的刊物，責難到我們的見證，並攻擊我們的同工倪柝聲弟兄。我們對於這樣的刊物，一向是抱靜默的態度，不樂於爭辯。我們一面願在主面前學功課，一面也願讓主自己來替我們證明。總之，將來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懷意念都必要顯明出來。但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不敢不敬畏祂！不過對於倪弟兄個人，我們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見證，他是神的一個忠心的僕人。他雖然經營生產事業，但他的目的從來沒有為著他個人的什麼。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經營生產的事業上，我們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關切到我們的弟兄姊妹，也請你們為我們代禱。

唐守臨      杜忠臣      繆韻春  
俞成華      許達微      李淵如  
張光榮      朱臣          汪佩真  
江守道      張愚之      張耆年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個人覺得，基督徒處事的標準乃是依照聖經的教導，上海教會長老信件聲明還代表神在地方的權柄，至於外人和不信者的評論，不該是我們辯答的物件。

## 七·柯一桐致徐強生函

另外附上一信，為柯一桐弟兄的信件，因他 1996 年 7 月 9 日曾就此事和江守道弟兄有直接的對話。

主內親愛的強生弟兄：

謝謝你將四月二十五日給某姊妹的信稿影本給我，雖我們未曾見過臉，但同在基督裡乃至親，望能藉書信有些交通，共同尋找認識主。

目下有人在文字上評論有關倪弟兄的歷史事件，身歷其境的你，能提供一些歷史事實，很是可貴，但因我們是生活在主面前，要謹守自己，免得自己受虧損，所以要多學習隱藏在基督裡，防備受惹動，才不致為著聽不慣讒言失卻了為挽回弟兄的存心，話語急躁，落入爭論，則不如勿言為智，你說對麼？

其實許多人說些彎曲不實的話，都是因為無知，聽信流言，他們還是受害者，當然也有個別人，想藉此讓自己取代為今代屬靈人，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希望他們回轉歸向神。願主憐憫。

我看過部分資料，確認倪弟兄與我們一樣，都在肉身中，仍是一個人，是會犯罪的，但是他有無犯過所流傳的罪行，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實事求是，而不人言亦言。由於倪弟兄生平遇有受人譏諷時，均採取不予申辯之態度，以致當四十年代，上海教會受到考驗，長老同工們，幾乎全都信以為真，擬公開宣佈革除，只因俞成華兄弟堅持聖經的教訓，認為教會不得只憑傳言革除任何信徒，需召見本人在神面前審查，核對證詞及本人供詞，認真負責的處理方可，可惜其它人不能同意，致不了了之，形成多年不在上海聚會中講道的事實。連李淵如姊妹也信以為真，認為他既然暗中犯這樣的罪，就不能再與他同工事奉神，他所講的道也沒有價值，所以就把他的講道稿件，從福音書房扔出去，本人離開上海。（這些話是從俞崇恩弟兄聽來的）像我這個當時不在場的人，並沒有發言權，但因見過 1950.10.22 在上海的長老與同工聯名的聲明，使我甚為生疑，故甚願向接近過該事件的兄姊求教。

1.俞成華弟兄在 1950 年若非瞭解十年前那些傳言是不實的，他就不該參與這個聲明，他不是糊塗人，他敬畏神，但他竟做這樣聲明，這對我們說明了什麼？

2.李淵如姊妹那麼絕對，不妥協，竟回上海與倪恢復同工，並在那些日子加速大力趕印倪弟兄的講道。她並沒有神經錯亂，為什麼這樣做，來矇騙信徒，欺哄聖靈，出賣自己的靈魂呢？才會參加這個聲明。

3.江守道也在其中，1996 年我特地偕同一位弟兄，親訪江弟兄，今順將當日的對答付上，以供參考。

4.其它的長老同工，都是當年力主革除倪弟兄的人，其中還有兩位是傳言中的關係人。難道他們都在欺人騙神嗎？他們都不怕神，都不知道聖經中亞拿尼亞與撒非喇的事件，都忘記神是輕慢不得的？

5.在宣傳中大做文章，而判決書竟隻字未提。（我到這次看了這些文章方知此事）難道當事者怕良心軟弱的信徒看了他有這些罪狀，會跌倒離開教會麼？我實在不明白，是不是說明審查後並無其事之故？非常盼望有人為我解說，則萬分感激，匆此

祝 安

弟兄 柯一桐

1997.5.14

我信中如有不當望不吝賜教，在主裡不需客氣。

## 八·柯一桐弟兄訪問江守道弟兄記錄手稿

讀過這篇聲明之後，為認真瞭解歷史事實，我們（柯一桐）於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親訪江守道兄弟。



問：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復刊敞開的門（卷一）第二十二期中，十二位在上海的同工與教會長老的“幾句迫不得已的話”你看過麼？

他細心全文閱讀後，慎重的回答。

江答：“不錯，我也參加簽名”

問：這些人中大部人士于一九四三年前後，均力主要革除倪柝聲，因他犯了該被教會革除之罪。後未果，致李淵如姊妹在一怒之下，走離上海，為什麼又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共同發表這篇聲明呢？

江答：“因為當時大家都瞭解這些流言是不實的。”

問：XXX 弟兄說：他現在有確據，倪柝聲有犯這些罪。

江答：XXX 弟兄數年前，曾對我（指江）說過，他已有確據，倪柝聲弟兄並沒有犯這些罪。

前車之鑒是寶貴的，聖經也給我們很多，但我們不可憑空憑謊製造歷史事實，而美其名為前車之鑒，而且我們都要到基督審判台前，誰也不能倖免。

(10. —倪徐恩秀)

上面的內容中有倪柝聲的同工們在基督裡為他作的見證。請特別注意談到江守道弟兄“他細心全文閱讀後，慎重的回答。”以及結尾處江守道弟兄的話“因為當時大家都瞭解這些流言是不實的。”其中的俞成華是為基督殉道的。

（一本書編者）

### 第三部分 1949.5.27（上海易權之日）——1952.4.10.（被捕）

（1949.5.27 上海易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以巴弗加入（倪柝聲當時所在的）上海南陽路教會，被分配在第十三家（虹口區）擘餅（後又在新設的二十二家虬江路）

“你怎沒有傷痕”譯作于上海政權易手之後，這也是他（倪柝聲）最後所一直著重的信息——天然生命的破碎和屬靈生命的成長，詞的前三節是艾梅卡邁可(Amy Carmichael, 1867-1951)作的，後四節才是他譯詩時加填上去的。想不到此後他即進入更黑暗的境地、更殘酷激烈的爭戰、更艱苦的十架之中，一直到他離世見主。

你怎沒有傷痕？(Hast Thou No Scar？)(見第 399 首)：

(一)你怎沒有傷痕？

沒有傷痕在你肋旁？  
你名反倒遠播四方，  
你光反倒照射輝煌，  
你怎沒有傷痕？

(二)你怎沒有傷痕？

我是受迫掛在樹上，  
四圍盡是殘忍、狂妄，  
我是受盡一切創傷，  
你怎沒有傷痕？

(三)怎能你無傷痕？

僕人該與主人同樣！  
本該與我同受創傷，  
而你卻是完整無恙！  
怎能你無傷痕？

(四)怎能你無傷痕？

他們為我受人捆綁，  
枷鎖、監禁，並且流放，  
或是捨身，喂獅廣場，  
怎能你無傷痕？

(五)你是沒有傷痕！

我受摧殘，飲人鋒鋸，  
他們忍受忌恨、刀棒，  
你卻平安，不缺甯康，  
你卻沒有傷痕！

(六)你卻沒有傷痕！

是否你向世俗依傍，

你怕自己利益失喪，  
遠遠跟隨，不甚明朗，  
所以沒有傷痕？

(七)你怎沒有傷痕？

沒有疲倦，只有安享？  
能否有人忠心，受賞？  
能否有人跟隨羔羊，  
而他沒有傷痕？

——《詩人與詩歌》（史伯誠）

艾梅可是開西聚會第一個送出去的傳教士，在印度傳福音。這個姐妹非常愛主。六歲的時候，她禱告說：“主啊，求禰給我一對藍色的眼睛。”因為她的眼睛是棕色的；但神沒有聽她禱告。她很憂悶，說：為什麼神不聽我的禱告呢？她又再禱告，眼睛仍是棕色。當她在印度作宣教士的時候，有一個使命是要去救那些被壓迫或是被出賣的女孩子。因著要救她們，她就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印度婦人，才能混進他們中間去救人。因為印度婦人是用布包裹著身體，這難不倒她，卻是眼睛不能遮蓋；這時她想起來，說：幸好神沒有聽我的禱告。她的棕色眼睛成了工作的便利，神也大大使用她。後來她對弟兄姐妹說：“神不是不聽我們禱告，神一定聽我們的禱告，也答應我們的禱告；祂的答應是‘yes’或‘no’，或者等待，這都是神的答應。”

她最喜歡的一首詩歌就是“眾人湧進主的國度”；她自己也寫了很多很好的詩歌，可惜有許多沒有翻譯過來。她曾出版了一本詩集叫做《面向耶路撒冷》，裡面有很多非常好的詩歌，倪柝聲選了她的代表作“你怎沒有傷痕”。原文是三節，倪柝聲在翻譯的時候，自己又加上了幾節。

(399) 1·你怎沒有傷痕？沒有傷痕在你肋旁？

你名反倒遠播四方，你光反倒照射輝煌，  
你怎沒有傷痕？

(8.《詩歌寶藏》陳希曾)

(約 1949.8.) 第二期全國性造就聚會完畢，倪柝聲就從福州去到香港，並從香港回到已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為共產黨軍隊所佔領的上海。他極為關心的是在中國的教會，並且希望對於在變化著的環境有更準確的察看。按照他的觀察，他覺得工作還可以作好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

(3. 一江守道)

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在香港主領了一個特別聚會，聚會長達一個月，一個復興爆發了。事實上，這次聚會標誌著主的見證在香港的歷史的一個新的開始。

然而倪柝聲強烈地感到他的負擔是跟留在中國的弟兄們連在一起，雖然他知道有危險在等著他，仍決定再回上海，他不顧一些弟兄們力勸他不要回去的請求，他的心依然決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裡，就極其勤奮地工作，並且勸勉弟兄們「要贖回光陰（機會），因為現今的時代邪惡」（弗五 16）。而且由於他感到主的工人們的行動會受到限制，工作將會完全被禁止，他就熱切地為著未來的日子作出計畫和預備，不幸的是那種日子比他所想的來得還更快。

### (3. 一江守道)

倪柝聲又編印了一本有 1,052 首詩歌的詩集——《詩歌》。約在一九五〇年，倪柝聲師母寫了一封信給香港的弟兄們，請大家為倪柝聲禱告，因為倪柝聲身體不佳，忙個不停，生活處於極度緊張，近於崩潰的狀態中。那時正是政局轉變的時候，倪柝聲知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工作了，希望在有限的時間內出版詩歌，給教會一個貢獻；於是一面請人把倪氏留在鼓嶺，有關詩歌的藏書運到上海一面翻譯、寫作、整理，那時倪柝聲的身體很差，多半時間都在床上。但是感謝主，他與幾個弟兄日夜趕工，有些弟兄們甚至一天只睡兩三個鐘頭。倪柝聲希望能夠搜集到最好的詩歌，把它放在一起；在不斷的篩選下，也有 1,052 首，這成了中國教會詩歌史的創舉，他也終於完成了這個工作。

有一位當時與倪柝聲一起工作的弟兄，後來見證說，倪柝聲在完成這個翻譯、編輯後，作了一個禱告，說：“主啊，我感謝禰！這個恐怕是我對於神的教會最後的一次貢獻了。”然後他就失去自由了。

### ——《詩歌寶藏》

（注：倪柝聲於 1952 年 4 月 10 日被捕，此“1052 首詩歌集”於 1952 年 6 月初在上海福音書房出版，名為《詩歌（增訂暫編本）》）。

【1950 年 6 月 30 日，政府根據全國解放後的新情況，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它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

從 1950 年冬開始到 1952 年底，全國有三億農民分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繳納七百億斤糧食的地租，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和臺灣省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

1950.6.30 — 1952 年底為土地改革時期】

（1950.6.30.土改開始之後）（以巴弗）一件小事（簽名的事情）

倪柝聲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信中提到職事的擴展，及有許多事務令他掛心。從四月十六至十八日總理周恩來召集一百八十一個教會的領袖開會，為要緩和突然切斷海外財源的恐慌。

倪柝聲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信中提到職事的擴展，及有許多事務令他掛心。從四月十六至十八日政府召集一百八十一個差會的領袖開會，為要緩和突然切斷海外財源的恐慌。

(2.)

(1951·4·16--21，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倪參加。)

(倪柝聲先生從上海到了北京，參加這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他不但來了，而且還擬了一個通知，是由北京協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會處的信徒都要擁護三自會。(——本書編撰者對“擁護”二字不認同。)

從這次會議裡產生了一個基督教的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並推舉吳耀宗為主席，劉良模為書記。會中沒有一個人提出任何異議，三自會就這樣成立了。

這次會議之後，吳耀宗和劉良模二位先生分別在《天風》週刊上發表他們對大會的思想。

吳耀宗和劉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會的。吳、劉兩位的信仰都是現代派的，都是不信的人。

(6.《又四十年》)

因此，這幾萬個簽名，一下子性質全變了。由原先的申請免除土改，一下子變成決心參加“三自”。

(5. 一以巴弗)

(本書編撰者對“決心參加”四字不認同。)

他們在福州有許多的田地，聚會處他們大家買的，土改的時候，他怕他們的田地被分，所以他就請求政府保留他們的田地。他怕人少力量還不夠大，約他們全國的聚會處的一萬多人簽名，請求政府保留他們的田地。簽名以後他發現他做了一件危險的事，那個土改的勢在必行，他又請求保留他們的土地，他會惹大禍。他做了什麼事呢，他把這一萬多人的簽名送到吳耀宗那裡說：“這是我們的信徒擁護三自革新的”。我怎麼知道這個事呢，北京有一個信徒，他死了，姓關，他曾經到我那兒受浸禮，

跟我們一塊聚會。後來他被倪柝聲拉到他們的團體裡去了，就跟我們隔絕了。到了 1952 年，他來看我。他比我小幾歲稱我“明道兄”，他說，明道兄，我發現，倪柝聲做了一件頂不對的事。他叫我們簽名【他說我也（是）去簽名的一個】是為保留土地，他把我們的簽名單送到吳耀宗那裡，說：“這是擁護三自革新的”。他說，倪柝聲這樣做，又欺騙政府，又欺騙我們簽名的人，我想離開他們再回到你這裡來，可以嗎？我說可以，因為我很認識他。後來我聽見別人也提到這件事。這一次我到上海，我特別打聽聚會處的人，是不是有這件事，他們說是有。為保留土地的簽名單一萬多人，他說是擁護三自革新。

【注：以上內容為編撰者根據王明道講道錄音記錄，只加添了（是）字】

(7.一王明道)

(1951 年)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當局逮捕了成千的知識份子及其他人，接著便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被捕者中間有極少的基督徒，並且「有些同工被監禁，為主受苦，但大多數還很平安。只是眾人都在試煉中。」

(2.)

大概是 1950 (更正：應是 1951) 年的五一節，“上海教會” (即倪當時所在教會) 參加全市人民示威遊行。(以巴弗亦在教師隊伍中參加遊行) 事後，經以巴弗把從聖經中所領受的都告訴了倪之後，倪耐心聽完，卻沒有說什麼肯定的話，只說，看樣子這事作的不太恰當。

(5. 一以巴弗)

大概是 1950 年的五一節吧，黨組織全市人民舉行示威遊·行。我繼續積極參加在虹口區工會組織的教師隊伍裡，走了不少路，到全市遊·行隊伍集合的廣場，已有不少隊伍在那裡，我們的隊伍經檢閱台前繞過去。忽然，有“上海教會”四個大字的橫幅立在那裡；仔細一看，裡面有些所認識之弟兄姊妹的熟人熟臉。我很驚奇，心裡不舒服。教會，不屬世界，正如主不屬世界一樣。教會是神從世界上分別出來、歸主為聖的。神留教會在地上是代表神，是為主的名作見證的。我參加遊·行，是教師的身份、不是基督徒或教會的身份，是“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合乎主的教導。但教會不是屬世該撒的物，是“神的物”，為什麼神的聖物也要去歸給該撒？這個示威遊·行不是神領導的，是黨領導的，為什麼那根本不屬黨領導的祚的教會，要跟在黨的後邊走？……這是什麼見證呀？

(5. 一以巴弗)

## 有關“遊行”一事分析

- 1、與世歲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雅 4：4)
- 2、“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林後 6：17)

以巴弗弟兄認為上海教會不應參加政府組織的遊行，這固然是對的，但他自己以“教師身份”參加遊行也是不對的。基督徒不應參加遊行。

他說這是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這種認識是不對的。在“遊行”這件事情中不存在神的物，“遊行”這件事是屬世界的[聖靈所結的果子，“和平”……(加 5：22)。世界應釘在十字字架上(加 6：14)]，基督徒得救後的地位永遠是“在基督裡”，沒有其他地位，在教會群體生活、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社會生活中都應持守在基督裡，在基督裡過教會群體生活，也在基督裡過家庭生活，在基督裡工作，在基督裡過社會生活，任何情況下有違背聖經真理的事都應不惜一切代價拒絕。

——本書編者

(1951年)五月二日《天風雜誌》刊出一篇文章，鼓動全國的基督教會參加控訴大會，強烈要求全體會眾參加自我批評及改造，口號是「多多宣傳，徹底批評」，只有如此才有資格加入三自革新教會。他們必須公開攻擊及清除隱藏在他們中間及領導階層的「帝國主義份子及其隨從」。有些團體中的領袖被指名出來，其他則要他們自己去調查。青年會的劉良模發表了一篇名叫「如何舉行一次成功的控訴集會」的文章，他引用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為例，鼓勵基督徒克服他們的習慣，參加非宗教性的政治集會，並從集會有所學習。他說：「許多基督徒持守『超越政治』的老觀念，我們必須召開控訴會來教育每一個人。舉行一次成功的鬥爭會是每個教會重要的工作，藉此徹底清除帝國主義的影響。」

(2.)

1951年5月8日下午二時，上海市基督教界在慕爾堂召開了「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的傳達大會。

(6.《又四十年》)

為了起帶頭作用，三自運動教會在(1951年)六月十日禮拜天，發起了一次大規模公開攻擊宣教士的集會，地點在上海跑馬場。他們事先仔細揀選「控訴者」，帶頭的基督教團體向成群的教友發表演講。這次經過預先演習的講詞充分顯出對宣教士個人及以前同工們的憤慨和憎恨。整個活動設計不但要使宣

教國家丟臉，最終目的還要使基督教沒有尊嚴，因此任何一個沒有參加集會的基督徒都被嚴格注意。這種運動使基督徒在無情的逼迫中相互攻擊，並給不參與運動的教會帶來災禍。

(2.)  
從（1951年）七月的信函報導中說：「聚會正處在嚴重試煉的情況中，特別是倪柝聲組織下負責的弟兄們。」報告中又說，倪柝聲再次生病躺在床上。同時中央人民政府強制執行所謂高度成就的「道德潔淨計畫」，目的在消除犯罪、淫亂及各種腐敗，呼籲人民及官員以他們個人的名義，達成所要求的全國性清除宣教士個人詭詐的行為，但採用的方法不是運用法律條文而是廣泛的說服。

(2.)  
《天風雜誌》更在（1951年）八月十一日聲言，從五月以來曾舉行過六十三次控訴大會，基督教會並因此調整活動範圍，使他們能適應新的社會。所謂「三自運動」的最終意義是接受政府的控制，財政倚靠政府，在政府的意思下暫存及消亡。

(2.)  
可能是幾個月以後的某一天，教會廣泛通知眾弟兄姊妹某日下午去南陽路參加一次特別聚會，是邀請外教會的人來南陽路講道。這倒是個奇怪事；南陽路從未有過一次請別的教會傳道人來講道，唯恐外人講的道不合神的旨意、不合聖經真理。但這次竟然如此例外。從側面得知，“講道人”就是大名鼎鼎“中國基督教”的領袖吳耀宗。我求問神，該不該去，因為明知這聚會不是出於主，而是出於世界，是撒旦的工作，但主仍然引導我去。現場人不少，有一千多。到了時候，幾位長老與吳耀宗一起走上講臺坐下。聚會跟平時同樣地進行，先一起站立唱了詩，以後大家站著低下頭禱告，由一位長老在話筒前照常領禱；然而，我心中一點感動也沒有。平時聚會，有神和基督坐在寶座上；今天，仍然是神和基督坐的寶座？還是換成了偶像？我禱告不下去，就站著睜著眼。明知今天的唱詩、禱告、和整個聚會，都只不過是裝個樣子欺騙弟兄姊妹。嘿，只見長老和全體弟兄姊妹們都低頭閉眼禱告，但臺上的那位被稱為全國基督教領袖的假先知吳耀宗在幹什麼？只見他根本不理睬禱告那一套，抬著頭，向東張張、向西望望，直到大家禱告完畢。啊，被稱為全中國基督教領袖的，原來如此！他根本與基督的救恩無關，是個假先知。

他在想什麼？他要幹什麼？全國許許多多神的教會和神的僕人們已經都掌握在他手中和“三自”的網羅之下。當然，他非常重視南陽路這個全國和全上海最大的教會，和這個全國影響最大的“地方教會”系統，也必須把他們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府、和其傀儡“三自”組織的領導、改造、統治的大手之下；因此，他喜形於色看個沒夠。禱畢，大家坐下，長老報告：今天我們邀請吳耀宗先生給我們講道。以下就都是吳耀宗“講道”的時間。他的總題目是“愛國”二字。他講得很生動、很吸引人，內容是以千百個生動實例，來證明我們的祖國是多麼多麼可愛！“講道”原文是“先知講道”，此詞的意義是“替神說話”。〔參：出7：1“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哥哥亞倫是替你說話的。”後一句原文為「亞倫是你的先知」。摩西的先知、是替摩西說話的；神的先知是替神說話的。“先知講道”的實質是“替神說話”〕。“講道”，是“先知講道”的簡稱。“先知講道”，就是在替神說話，這個吳



耀宗所講的是神的話嗎？還是替世人作宣傳的一套別的東西？大手進一步伸進神的家來了！神的僕人和長老們，不是神家中的監督（守望者）嗎？為什麼守望者要邀請這個假先知、來冒充替神說話、先知講道呢？但我只是個年幼弟兄，能在主內長者面前說什麼呢？作什麼呢？無能為力。

(5. 一以巴弗)

(注：此次聚會倪未參加)

### 要全教會搞控訴運動

黨和政府，通過“三自”這個傀儡組織、也通過參加“三自”的僕婢們，要在全國各地神的眾教會中開展一場“控訴”運動。這是黨和政府對所轄制、所領導之神的教會進行改造中的一個重大措施。剛剛勝利結束的全國廣大農村中的“土改運動”搞得非常成功，其中一個成功的關鍵措施就是在廣大的落後農民中，大搞“控訴運動”地主與農民、到底“啥誰養活誰呀？”啟發了廣大農民的階級覺悟，提高了他們的革命熱情，建立且鞏固了黨在農村裡的領導權，使農民一心一意跟党走、跟著黨鬧革命。今天，黨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大旗下，要建立和鞏固黨對全國眾教會和眾僕人的領導權，肅清“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對中國基督教界的影響，提高廣大傳道人和信徒們的愛國覺悟、階級覺悟、革命覺悟”，從而為進一步改造教會打好基礎並創造條件；搞控訴運動，照樣是關鍵性的一環。既然倪弟兄和教會已經參加了“三自”組織，當然就要跟著黨（統戰部）、政府（宗教事務局）、和“三自”的佈署和步伐走。

在全教會弟兄姊妹中，開始議論著將來要來臨的控訴運動，倪弟兄和長老們也決定了要這麼作，這麼開展。“控訴”，符合聖經真理嗎？控訴什麼？向誰控訴？無論是舊約的以色列人，或是新約教會，有過控訴的原則，控訴的事實嗎？難道是向神控訴？肯定不是。而是向“人民”控訴，把“人民”當作神、代替神。基督徒這樣作對嗎？我沒有辦法，天天在禱告中難過、傷痛。以色列人曾多次悖逆神、走錯路、拜偶像、惹神的怒氣和憤恨；為什麼今天教會也竟跟著世界走錯路？尤其像南陽路這樣不錯的教會、像倪弟兄和長老們那樣神曾重用的僕人，也去跟著時代潮流走錯路？一而再，再而三！我真想要像舊約先知那樣、去向神的家大聲喊叫：我們走錯了，得罪神了！不管人們聽不聽，我應該喊；但我又是那麼軟弱，能作什麼呢？倪弟兄是教會的使者、是神的僕人，他第一個站出來，為所要搞的控訴運動作動員工作。某一個晚上，不是全體，而是組負責以上的肢體們。那晚，南陽路的一部分長椅子層層排成方圈，倪弟兄在中間坐著動員。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介紹他自己對控訴事的體會。他說他起先也感到，我們南陽路教會跟帝國主義沒有什麼聯繫、似乎沒有什麼可控訴的事。但是，他強調一個“立場”問題。若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去控訴，那我們就沒有什麼可控訴的東西；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那麼，可控訴的事就多了。所以，要控訴，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

(5. 一以巴弗)

(1951年8月20日)倪在所在教會中講《我是怎樣轉過來的》。

我是怎樣轉過來的

(一九五一年八月廿日講)

(倪柝聲)

最近的時候，我們覺得有的事情和我們已往所作的有一點不一樣，有一點不習慣。事實上乃是由於我們的思想有問題。我今天不是要在這裡批評，乃是要認罪。我承認我的思想也不清楚，乃是最近一個禮拜，因著幾方面的事湊起來我才初步的清楚了一點。所以今天我在這裡和你們談一談。

我先作一點見證。從北京會議之後，我回到上海，我裡面起了一個極大的爭執，或者說是起了一個極大的思想鬥爭，就是到底我們「超政治」可以不可以。這一件事在我身上覺得非常重，在這裡有的姊妹和我同工三十年之久，也有人和我在一起二十幾年。你們知道在這三十年中，我們完全傳宗教，不摸任何其他的事。我們好像對於所有的事，都不感興趣，只感覺宗教的事有興趣。今天呢，好像三十年功夫中所有的一切都起了搖動。我在北京所聽說「超政治」是錯誤的，這叫我覺得非常為難，因為我沒有認識超政治是錯誤的。我是心臟有病的，這一次心病又發。我在這麼多年之中，經過了許多的事情，卻從沒有作過絕望的禱告。但是這一次我禱告，求主接我回去。

還有一個難處，就是最近的時候，聯絡員（請你們原諒我這樣說，現在事情是已經過去了），特別提起應當控訴美帝國主義如何利用上海地方教會。我覺得如果要我起來這樣控訴，是叫我撒謊。弟兄們，我實在是難過，我覺得我如果為要避免人的審判，而落到撒謊的地步，那是我作不到的事。所以我又有一個禱告：「主阿！求你接我回去！」弟兄們，我今天在這裡和你們談，乃是我在這幾個月之中，翻天覆地的在那裡翻出一些東西來。

這幾個基本的問題，叫我覺得非常困難，困難到盼望早日離世。我想這幾個基本難處也許是今天晚上坐在這裡我們一同學習事奉神的人所共有的。所以我覺得要把我自己轉過來的情形和你們談一下，讓你們也在神面前看一看，到底這條路是不是這樣走的。

### 一、「超政治」思想的錯誤

我的第一難處，就是超政治到底是對的，或者是不對的。我記得我還對劉良模先生說過，我覺得超政治有錯誤。但是，我今天晚上要對劉先生說，我以前所說的超政治是錯誤的，還不徹底。這一次福州的控訴給我思想上一個很大的打擊。鄭證光弟兄說福州的教會受帝國主義的毒害比接受帝國主義錢的人還要利(原文如此)害。當時，我讀他的話，心裡有點疑問，可能有一點「過火」，因為他是年輕的人，

可能寫稿的時候，寫過火了。豈知不然，有弟兄從福州來，從他口裡知道汪佩真姊妹也是同樣的看法。我有幾夜功夫睡不好覺，一直在床上翻來覆去，覺得這裡面可能有那一點是我沒有看見的。福州的弟兄在那裡說超政治是錯誤的。但是他們看見的經過，在我是認為不夠的。我必須有更多更可靠的理由，我才能承認。我現在是轉過來了。但是這也不是一下子來的。這幾個月中，一天一天都在那裡增加，到了前一個禮拜四\*的晚上，我才徹底明瞭這件事，我們已往認為信徒是能夠超政治的。那天晚上我看見信徒是不能超政治的。一個人是自然而然的，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覺得也好，你不覺得也好，總有某種政治的觀點。你不能說你相信了耶穌，就沒有政治的觀點。

我在北京的時候，曾替有的外國人抱不平。雖然我三十年來是排外的，但是我還得承認有的外國人的確確是愛主的，是來傳福音救人的，不能一筆抹煞說：他們都是帝國主義分子。到了禮拜四的晚上，我轉過來了，我想恐怕不是帝國主義分子的外國人很難找。我記得起一件事：我看見一個西國教士，按著我們的標準來看，他是一個很好的信徒，他是一個愛主的人，他是一個傳福音，希望人得救的人。以前他在上海看見有英國的員警，三道頭，看見有工部局，看見了治外法權，看見有外國兵，諸如此類的事情，他都看見了。有一件非常希奇的事，就是他沒有感覺，好像他覺得這些事是不必大驚小怪的，是自然而然的，是沒有疑問的，或者說得再重一點，是天經地義的，是應該如此的。對於這些事，他連一個問號都不打。我禮拜四的晚上想到這件事，我就對我自己說，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觀點又是另一件事。在這裡有一個人，他的政治觀治(原文如此。當系“點”之誤)，的確確是帝國主義的觀點。如果我到了倫敦，看見中國人不必受英國員警的管理，要怎麼作就可以怎麼作，甚至可以武裝起來，我要感覺希奇。我馬上就看見，信仰是一件事，政治的觀點，又是一件事。有許多人信仰是純正的，但是政治觀點是帝國主義。我禮拜四的晚上也記得我在印度所遇見的事。我應印度聖多馬教會之請，向他們的工作人員講道。聖多馬教會是多馬傳去的，全體是印度人，他們比天主教還要早。有一些英國教士也來旁邊聽。有一天，一個英國教士問我說：“倪先生，你看差會的工作在印度怎樣？”我說：“不能發展”。他就問，“怎麼樣？”我說：“總得英國政府退出印度，你們這些英國教士也退出印度，教會才會有辦法。”他就問我：“為甚麼緣故？”我說：“你們在這裡，印度人不能分別你們是英國人呢或者是基督徒？”他們聽見這些話很不樂意。其中有一位管理教士公所的姊妹，他(應為她)瞪著(應為“她”)眼睛，一直看我很久。她說：“你的意思是說英國人在印度是錯的嗎？”你們看，人能夠是一個信仰純正的人。但是對於印度人的要求能夠麻木不仁，一點感覺都沒有。她的政治觀點是帝國主義的。

## 二、你所配上的是什麼

禮拜四的晚上我就想到這一個：一個人可能在宗教上是純正的，而在政治上是帝國主義分子。我發現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觀點又是一件事。我就問我自己，今天在我們中間的弟兄姊妹，連我自己在內，到底除了信仰之外，我們的政治觀點是什麼？只有兩個可能：你不親帝，就得反帝，你不反帝，就是親帝；你不配上人民的立場，你就是配上反人民的立場，換一句話說，人不能“超政治”。儘管你說超

政治，自然而然有一個政治觀點托住你，像一個茶杯，有一個盤子托著一樣。這個杯子是宗教，但是你的盤子是什麼盤子？那時我就恍然大悟，政府不是要問你的杯子如何，乃是要問你的盤子如何。政府不管你宗教信仰如何，不管你的宗教是長的，是方的，政府所要管的是你所配上的盤子是什麼盤子，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立場。你是反帝的基督徒呢？或是反人民的基督徒呢？你到底是那一種的基督徒呢？我們說我們是基督徒，這不是問題。今天人民的問題，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他們老早知道你是基督徒，問題是你的政治觀點是什麼？你是帝國主義的基督徒呢，或者你是反帝的基督徒？總得劃出界限來，表明出一個立場來。前禮拜二周處長在這裡講話，當他說到只有一個立場的時候，我的確受了很深刻的啟發。今天人民對我們的要求，就是盼望我們能夠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意思說，以人民立場來和宗教結合。今天所有的問題是到底你所結合的政治立場是什麼立場。

我今天不敢說我十分清楚了，不過我覺得我是過了個階段。我覺得我自己已往不對。已往我的態度是我們信主的人是超政治的。今天我要對你們說，這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的腦子裡是超的，但是在事實上是超不超的。說出來也好，不說出來也好，我們總有一個政治觀點，如果不是反帝，就是反人民。

### 三、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看

我們總得有一個機會來表示我們政治的立場。政治的問題，如果從宗教的角度來看，就不清楚。我們站在政治的立場上，人民的立場上，就完全清楚。我剛才已經說過，那個西教士，在宗教的範圍裡，我們說他是弟兄，但是你說在人民的立場上，反帝的立場上，你要這麼說：「他在宗教上是一個弟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的確確是一個帝國主義分子」。他的政治立場是帝國主義立場，他的政治態度是帝國主義態度。所以我們要分開宗教和政治來看，我們必須分得清楚，在宗教上的觀點不能拖到政治的觀點來，你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的時候，你自然看見有許多的事情，許多的人，已往我們認為對的，今天要認為錯了。

就如我們的「三自」，從宗教的觀點上去看，我們的的確確已經「三自」三十年了，但是從政治的立場上看，我們的「三自」，連一天都沒有起頭。我們已往並沒有堅決的站在反帝的立場上。我們的「三自」，也就和政治上反帝愛國的三自不一樣。弟兄姊妹，盼望我們今天晚上，把我們已往所以為已經作得很好的，歸在宗教的範圍裡。今天政府也好，人民也好，是要問我們在政治的觀點上，人民的立場上，到底作了什麼事？我們承認，我們一點都沒有作。

### 四、在亞當裡和在基督裡

也許需要引一個比喻。在神學上，我們知道人有二個範圍，一個叫作在基督裡，一個叫作在亞當裡。在基督裡的人是得救的，在亞當裡的人是不得救的。在亞當裡的人都不好麼？不是的，我們知道在亞當裡的，有的人道德很好，學問很好。愛心很大。有的人很忍耐，很慈悲。按我們宗教上的道理來說，

這樣的人得救不得救?我們都搖頭說，不得救。是因為他作得不(原文無此字)好麼?不是的，是因為他在亞當裡。沒有接受過基督復活的生命和聖靈，管他作得多好，都不中用。要在基督裡的才有用，在亞當裡的沒有用。在亞當裡和在基督裡，在我們乃是一個最普通的道理。

現在我問你們一句話，我們就算是有長處，到底我們的長處是在什麼範圍裡?我們所有的長處都不過是在宗教的範圍裡。在政治的立場上，我們什麼也沒有作。我們說我們和外國人鬥爭了三十年。我是被老公會革除出來的，我是被老公會辭退教書職業的，護士職業的，怎麼說我們受帝國主義的影響?請你們記得，我們所作的是這麼多，的的確確作的很多，但都在宗教範圍內的，並不是在政治範圍內的。猶如在「亞當裡所作的」在基督裡都算不進去。我們和外國人的那些鬥爭，完全是宗教的，不是政治的，根本不能算。當我們得救的時候，我們都有這個經驗，一面我們看在亞當裡所有的罪是罪，另一面也定亞當裡所有的義為罪。我們在亞當裡所作的一切好處都不算。今天人民對於你們也有同樣的要求。你們在宗教裡所作的不算，只有在政治裡所作的才算，你們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才算。你們在宗教上所作的，不要提，你們不要說你們宗教方面的長處。所有的控訴乃是在政治上，人民的立場上來，來看你們已往是如何的。到底你已往是站在人民的一邊呢，或者是站在反人民的一邊?是站在反帝國主義的一邊呢，或者是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這一個問題沒有解決，而把宗教範圍裡的東西拖到政治裡來，就什麼都糊塗了。

弟兄姊妹們，我在這裡有一個要求：我盼望你們在主面前，要花一點功夫，有一點思想，有一點禱告，求主給你們看見，人民的立場是另外一個東西，是政治上的觀點，是政治上的思想，我們已往只注意屬靈的事，我們沒有注意要站在反帝的立場上，人民的立場上。

## 五、只有一個立場

我已往還有一個錯誤，我以為有兩個立場：一個是宗教的立場，一個是人民的立場。但事實是只有一個立場，沒有二個立場。從政治的眼光來看，只有人民的立場，絕對不承認有政治的立場和宗教的立場的對立。從政治的眼光來看，我不過是一個人民，相信基督而已，或者他是一個人民，不相信基督而已。在這裡有一個人相信基督，有一個人不相信基督，大家都是人民，不過有的有信仰，有的沒有信仰而已。並不是有一個人民的立場，再有一個宗教的立場，只有一個立場，就是人民的立場。今天我覺得作人民很簡單，作基督徒也很簡單，我們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作基督徒。換一句話說，你上面的茶杯是圓的也好，是方的也好，只有一個是要緊的，就是你這個盤子要弄好，你的政治立場要對。

前禮拜二你們聽見周處長講帝國主義在那裡利用聖經，帝國主義在那裡利用靈性的生活，帝國主義在那裡利用傳福音的熱忱。有的弟兄姊妹聽了，就發生難處，好像這是摸到宗教本身來了。聖經，靈性的生活，傳福音都被利用，那到底信仰自由不自由呢?可是你們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能夠看見帝國主義什麼都會利用。從我們基督徒角度來看，有許多東西是神聖的，聖經是神聖的，禱告是神聖的。

從帝國主義的眼光來看，沒有一樣是神聖的。任何東西能夠達到它的目的都可以利用。在帝國主義的眼睛裡沒有一樣神聖的東西，只要能達到目的就要利用。所以從宗教上來看，你們覺得難受，怎麼利用這一個，利用那一個？慢慢的，請問，你的立場站穩了沒有？你如果是一個反帝的基督徒，你讀聖經，它沒有法子利用。你如果光是一個基督徒而不是反帝的，你讀聖經就很可能給它利用。所有的問題，是你是不是一個反帝的基督徒，你如果是一個反帝的基督徒，屬靈沒有關係。我禮拜五\*和周處長談的時候，他就說這句話。你們政治的立場站穩了，你們屬靈只管屬靈，無所謂。不知道自己的立場的人，就有問題。你們如果不是積極的反帝，帝國主義就可以利用你的禱告，利用你的讀經，利用你的屬靈的生活。你們千萬不要誤會政府反對我們屬靈的生活，反對我們宗教的熱忱，問題乃是在乎沒有亞當 46 的政治觀點的那個宗教生活，是帝國主義所能利用的。你一反帝，它就沒有法子利用。今天的問題不是杯子裡是什麼東西 45，今天的問題是你的盤子是什麼盤子？是反帝的，或者不是反帝的。所以你們必須有反帝的立場，有人民的立場。——倪

（注：本篇所談重點在乎政治立場的問題，因為那個時候，是在一九五一年解放初期，全國人民都在抗美援朝，所以重在反帝。重在站穩人民立場，割斷和帝國主義的一切關係。那麼什麼是帝國主義？根據列寧所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階段，資本主義輸出，而去侵略別國。但是我們要清楚反帝不是排外，不能把一切西國傳教士都看成是帝國主義，當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國傳教士是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但那些徹底奉獻一切，撇下一切，為愛人民的靈魂來傳福音的人，不應該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但這是極少數的人。）

——來源：一基督徒網站(\*\*\*\*\* \*\*)

【編注：此篇《我是怎樣轉過來的》的內容中除了少數詞句有參考價值以外，其餘的內容滿了錯誤，是應當予以否定、拒絕的。對此，基督徒應接受正確的內容，拒絕、否定錯謬的東西、並引以為戒（帖前 5:20-22，林前 14:29，林前 4:6，林前 10:11，來 13:7，林前 11:1）

一個曾經如此發亮的、靈命成熟而又豐盛的傳道人，竟因著站在錯誤的立場(不是在基督裡)上而落入這樣錯誤、黑暗的光景中去，這是很令人痛心的。】

進一步動員，是又一個晚上，分南陽路和虯江路兩處進行，全體參加；主要形式是，讓眾肢體們自由發言、自我動員。我在虯江路，坐在前面管理擴音機的坐位。幾個人發言後，我壓抑不住靈裡邊的憤懣，起來，到小講臺話筒邊。主要說的是：控訴運動不是出於神，而是出於世界。控訴不是向神，控訴是向“人民”控訴，把“人民”當作神來敬拜。我們基督徒這樣作是犯罪、是得罪神、是惹神發怒；……當時我拙口笨舌、結結巴巴、沒有力量、說不清楚。然而弟兄姊妹們也聽了出來，是責備控訴、反對控訴的意思。我看到我講話時，有極少數肢體有反對我的表情、竊竊私語（其中有後述提到的蔡太太、和一位我敬重的老姊妹）；也有很少數肢體對我表示有贊成的意思；但可以看出，大多數

的肢體們對控訴這件事是希裡糊塗、不知其所以然，只隨著教會的大流走罷了。我結結巴巴地才講了三、四分鐘，並沒有講完，一位家負責弟兄立即上到台前、奪走了我的話筒，“你下來，下來。”他沒有很多話，但很清楚，他的意思是說：“教會決定了要搞控訴，你怎麼能反對？”我無可奈何地在眾人面前閉口無言，退回原處。心中更加難過了。那晚回去，在床前跪下禱告，幾乎一直是在主面前哭。“主啊，我想當個先知，卻連先知也當不成。我想為你說幾句話，但我連說話的權利也被剝奪走。我這個無用的器皿，還能為你作什麼呢？……教會走了錯路，長老作了決定，我能作什麼呢？眼看著教會繼續錯下去，跟著掌權者和世界潮流錯下去，但我有什麼辦法呢？……”哭呀、哭呀，就是沒有辦法。……

那位奪走我話筒、不准我在教會中說話的家負責弟兄，當然向教會長老彙報了虯江路這邊動員控訴的景況，特別提到的是：我公開反對控訴的事。張愚之長老，立即用電話召我去談話，嚴嚴地禁止我再反對控訴，要順從教會長老們所作出開展控訴運動的決定。我沒有說是、或否，只聽長老說話，也不表明態度。……長老看見我老不說話，最後還真有一點兒不放心我，(擔心我還要去反對控訴)。

#### 控訴大會的準備

經過兩次動員會以後，部分弟兄姊妹就開始各自準備了控訴稿，……

南陽路教會的首次控訴大會近了。一切都在“三自”的領導和佈署之下；倪弟兄和教會長老緊跟著、配合著。黨，和“三自”領導上，為了更有把握地開好、開成功這首次控訴大會，所以決定和佈署，在正式控訴大會的前一天晚上，先分成南陽路和虯江路兩邊，各先開一個“試”控訴；南陽路那邊，由“三自”的幹將劉良模親自指導、主持；而虯江路那邊，則由“三自”另一位幹部蔡先生指導、主持。(蔡先生的太太，也是虯江路第22家的一位組負責姊妹，我認識，他們的兒子和女兒是守真小學部的學生)。會上，有好幾位弟兄和姊妹站起來控訴，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一切進行的都很正常，最後由蔡先生作指導性的總結講話。在總結中他指出，一位(胖胖的)吳弟兄所控訴的內容、太雞毛蒜皮，沒有把主要的關鍵問題控訴出來；又轉身指著我說，這位吳弟兄控訴得好，抓住了重點、要點。我想不到這篇控訴稿，竟蒙了蔡先生的誇獎。散會後，蔡先生來與我握了手，對我說：你在明天晚上的正式控訴會上，可以作一個典型發言。

#### 控訴大會大亂

第2天傍晚，我帶著稿本乘1路電車去南陽路參加正式的首次控訴大會。路上約半個多小時。我知道這是一次爭戰，心靈上壓力很大，卻不知道前面會遇到什麼事，就在電車上再一次迫切禱告，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給我的主人。在聚會處，長椅三面層層排列、圍著講臺前一塊四方的空地。大會由劉良模主持，倪弟兄也在。經3位肢體控訴發言之後，我也站起讀我的控訴稿。那晚不知怎的，神賜我發言特別順利，說話通暢、慷慨激昂、聲音哄亮，似乎我的普通話、也講得比平時好的多。全場顯得極其安靜；控訴中間，只有一位高個子戴眼鏡的家負責弟兄，從會場的一端、繞了一個大圈子、走到講臺前旁坐下。我按次宣讀到第4部分(傳福音)，尚未讀完，突然聽到“噓”地一聲，立即，噓聲四起、全場都轟鬧起來。“這個人是那兒來的！”“……”全場人都把我當成一個插進來進行破壞的特務間

謀一樣，喊這個、叫那個，亂成一團。有一位元青年弟兄，（我認識他，因在交通聚會上聽過他作見證，是一位很愛主、很追求的弟兄，但大概他不認識我），他敏捷地從我手中把稿本奪去，並坐在我旁邊、看守著我。那時，我心靈中非常平靜、喜樂，我默默地為南陽路的肢體們感恩。心中說，到底還是南陽路的弟兄姊妹，在心靈中還是能被這些話所刺痛的，恐怕換一個別的教會開的控訴會，我這些話還刺不痛他們的心呢，我這篇控訴、還能順利公開地進行呢！那時，劉良模不見了，倪弟兄也不知去哪兒了。有人叫我站到小方空地，盤問我這個，又有幾個人接著責問我那個、又那一個、我一一耐心回答，當然他們是不會滿意的，而且等不到我回答，一句、兩句，立即又有七嘴八舌的許多新問題提出來，你喊一句、他問一句，弄得我最後無法一一作答，甘脆只好坐下來不答了。但整個會場繼續亂得不可開交。正還紛亂時，我上述提到的那位高個子戴眼鏡的家負責弟兄站了出來（第一下噓聲，可能是從他開始的），他向大家擺手示意，會場略略靜了下來。他說話的矛頭所向，完全不是針對我。他說：有一個問題，今天我們倒要問一問劉良模先生，要請劉先生向我們大家說說明白。我們傳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許可不許可，傳福音合法不合法？務必請劉先生當著大家說說清楚。（幾年以後，我聽到說，就是這位高個子戴眼鏡的家負責弟兄與別人一同被抓下監後，在關押審問中吃了很多、很厲害的苦頭，只是情況不詳）。劉良模硬著頭皮出來了，因為他是控訴大會的主持人。我真佩服劉良模的口才、和他那兩張靈巧的嘴皮，真會說話呀！他極力安慰大家，三番四次著重讓大家安心、放心，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完全可靠的、不會改變的、絕對兌現的，並用許多生動實例來證明。可他就是小心翼翼、絕口不說一句“傳福音是合法的、自由的、政府是許可的”不！絕對不提一句、也不漏嘴半句；因他心中明明知道、黨和政府最恨到處真的傳福音、領人悔改信主；自由、許叫、合法，管不了則無奈，管得了就立即變成相反、狠狠打擊！就憑他那兩張巧嘴皮，漸漸地把全場的不滿情緒壓下來，安慰安慰、淡漠下來，時間也確實很晚了，只好散會。

(5. 一以巴弗)

（約 1951.10.30.）這時當局派幹部參加上海南陽路的聚會，試圖在教會講臺中，挑起他們自己的控訴會，最後於一九五二年年年初，在三自會總部的強勁壓力下，有兩位三自會的代表在一次聚集中向信徒演講。他們在演說中控告差會領袖們帝國主義的行為，結果只帶來一陣靜默抗拒，無人發言支持，最後突然有人勇敢地站起來說：「難道保羅不是為基督看萬事為有損的麼？我們是否應該為基督的緣故，視偉大的人民政府為糞土呢？」這時一位安排在會中的幹部站起來，喊著說：「倪柝聲命令婦女們在禱告時蒙頭，這不是專制麼？」他們原先計畫來煽動會眾，但反倒使控訴者招到相反果效，弟兄們接著盤問這個外來的發言者。三自會的講員站起來宣告說：「顯然你們是不想自我改造，不接受此種訓練，我要倪柝聲自己負責你們的再教育。」

所有在教會中的人，都看出他們正遭到怎樣的逼迫。無疑地三自會兜銷員遭遇了一次挫折，但他們仍等候機會。

(2.)



一九五一年十月人民政府制定了兩項道德改造運動，並計畫在未來的幾個月中推行至全國，「三反」--反對腐敗、浪費及官僚作風，「五反」--反對賄賂、逃稅、偷竊政府財物、贗品和在商場上為了個人投機而偷取貿易機密。貼大字報的人，在各地召集群眾公開悔改與認罪，因著不分青紅皂白的控訴和偽告，產生許多突發的自殺，這個運動不過是未來一連串事件的開端，而且似有繼續漫延之勢。倪柝聲由於把生化製藥公司轉讓給其他有能力的商人而被注意，同時因著政府懷疑而命令調查公司的帳簿及稅捐。

(2.)

（1951年）十月三十日基督教三自會的官方定期刊物《天風雜誌》，發表出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會信徒的文章，他寫著說：「為了揭發祠堂巷教會（南京）的秘密組織及黑暗的工作，我以一個屬於祠堂巷教會的信徒來說，起初我認為它是最屬靈的教會，直到經過三自革新運動的教導後，我看清它實在是一個卑鄙的場所。我曾被它長期蒙蔽，但今天我站在愛國家和愛教會的立場，以公正的氣憤來揭發它所自認的『屬靈』。為隱匿他們反革命性質，祠堂巷的負責人堅持並強調她是一個『地方教會』，事實上如北平、漢口、汕頭、福州等地。倪柝聲以超越了教會的範圍在暗中、神秘地控制了這些教會，為了他個人極權的統治，他散佈反革命毒素，支配教會信徒的思想，他無恥地自稱為『神的使徒』！」

（1952年）一些同工見此，正觀望倪柝聲將要採取何種自衛行動時，倪柝聲回想神在他生命中的四次熬煉：一九二四年在福州被趕出教會和隨後的復興；他在重病中面臨成為名佈道家或藉地方教會追求基督徒見證這種較不受人注意的工作間兩難的抉擇；中日戰爭期間從服事上退出及再回來時屬靈的豐盛；及這次對他個人的攻擊。而這次攻擊是包含以前各次的內容，無疑每個批評都有一些事實，他曾自忖為何要伸冤呢？每次主的責備及打擊，豈不是帶來更多的造就和屬靈的結果麼？

倪柝聲在經過與張品蕙、同工和長老商量後，決定專心於一件事上，就是為信徒預備聖經資料。李淵如姊妹和她的助理們，說明記錄他所給的資料，舉例來說，他向一班青年們講到如何證明神的存在。也有其他一些實用的題目，如基督的公義及智慧，神為信的人所顯出的榮耀和神統治的大能。但事情發展並不如他們所安排的，因為這時政府命令他離開上海，財政問題，特別是藥廠的生意，教會為此而受到牽累，需要他親自到東北負責處理。所以在面對生死關頭，他們努力爭取時機，他們從白晝工作至夜晚，每天只睡兩個鐘頭，詳述和記錄神的話語，直到（一九五二年）三月。

由於政府下了最後通牒，無法再拖延。他給基督裡親愛的弟兄姊妹留下一句勸告的話，並說：「告訴香港的弟兄們，叫他們解散所有教會的有關企業。」他憂愁地離開張品蕙，帶著極深的憂慮前往哈爾濱，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他被起訴，這次是信徒最後一次聽見他的事。

(2.)

(1951年)十二月一項公告命令所有接受外援資助的機構，登記款項來源、數量及他們使用情況的詳細報告，倪柝聲奉命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代表「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團體。事實上，倪柝聲曾接受宣教士們的個人奉獻及海外對福音工作的捐贈，這並非固定的經濟支援，當局認為它起不到控制地方教會的作用，因此並沒有把他們列入「帝國主義的工具」，他是受當局邀請，奉命參加為著交換經驗。

上海的聚會一直在「極不正常的」環境下繼續著，所有的同工正努力把握時機為主作工。

(2.)

……我們知道倪弟兄在病床上的時候，他寫了一首詩歌。有一首詩歌叫你想起寇每尼（譯音）的那個禱告。眼看著主的見證，眼看著一切都過去，雖然主在中國做了許多的工作，現在主一樣一樣來拆毀，最後一個個都沒有了，因為慢慢地門就關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那個時候，倪柝聲寫了一首詩歌，這首詩歌和寇每尼的感覺是一模一樣，我把它稍微讀一下，……393首（《聖徒詩歌》），這是倪弟兄最後他在病床上，那個時候他寫了這首詩歌。他的師母寫信給香港的弟兄，那個時候他所經過好象經過整個的地獄一樣，整個的環境好象陰府的門通通打開了，所以當他在病床上，他眼看著神的建造、建築一樣一樣的被拆毀，所以他就寫了這首詩歌。他說：

神，禰正在重排我的前途，  
禰也正在拆毀我的建築，  
忠心事奉的人日少一日，  
誤會增加，清白逐漸消失。

（副歌）

我眼有淚珠，看不清禰臉面，  
好象禰話語真實不如前；  
禰使我減少，好叫禰更加添，  
好叫禰旨意比前更甘甜。

我幾乎要求禰停止禰手，  
當我覺得我已無力再受；  
但禰是神，禰怎可以讓步？  
求禰不要讓步，等我順服。

如果禰的旨意和禰喜樂  
乃是在乎我負痛苦之軛，

就願我的喜樂乃是在乎  
順服禰的旨意來受痛苦。

好象禰的喜樂所需代價  
乃是需我受禰阻扼倒下；  
所以我就歡迎禰的阻扼，  
好叫我能使禰的心喜樂。

禰將車輛賜與別人乘坐，  
禰使他們從我頭上軋過；  
我的所有禰正下手剝奪，  
求禰留下剝奪的手給我。

所以，弟兄姊妹，這是最好的一句：我的所有禰正下手剝奪，求禰留下剝奪的手給我。這個“stripping hand（剝奪的手）”就是十字架的手。所以弟兄姊妹，因著這個緣故，叫“倪柝聲”這個人更減少，叫主自己更增加。

所以最後他失去自由的時候，你可以想像，他覺得沒有希望。他不知道，當他坐了監牢以後，“Normal Christian Life(《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成為“best seller（暢銷的）”（這個世界上最暢銷的一本書）；他也沒有預想到，就因著好像這班弟兄們種地一樣種到地裡面去，結過好多年以後，你看在中國那個地方，就開花，就結果了。今天無論在什麼地方，就像法國一樣，“曠野中的教會”，在山裡面，無論在什麼地方。親愛的弟兄姊妹，有許多人奉主的名聚集，你不覺得很稀奇嗎？寇每尼的故事重新演……

——根據講道《基督身體的見證史》(2)(影音信息)(陳希曾)記錄、整理。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寫了一首詩歌，很能顯示出這個時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一、自從當年橄欖山前一別離，      至今你仍未向我們呼召；  
    曆世歷代我們都求看見你，      但你好像不聽我們禱告。  
    副歌：你來！就來！              我們呼求你快來！  
    我們的心所有盼望是你來！      我們等候你快來！  
二、愛主，自從當年你上升之後，      這裡都變何等枯燥無味；  
    我們時在祈求，又時在看守，      每一動靜，都疑是你已回。  
三、景色雖美，你我何日才相聚？      山水雖佳，你今在天何方？  
    花香鳥語、不能使我有情緒，      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四、主阿，我們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還要多少時候等待；  
從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我們都是望你能就回來。  
五、當雨每次滴瀝，海每次澎湃，風每次吹動，月每次照明，  
我們都望就是你已經回來，何等失望，至今尚無動靜！  
六、若非紀念你臨行所賜命令，我們就要灰心，無意工作；  
但你要我們一面等你來迎，一面努力工作為你生活。  
七、主阿，求你紀念日子已長久，應許已過，多年尚未應驗；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要來未來，可否來在今天？

### (3. 一江守道)

回憶那些同住的年日裡，我從未聽到他提高聲浪說話。發脾氣？那更不用說啦！當人無理指責他時，他就像約瑟般受下。舅母說，有一次他接聽一個電話，歷時一個鐘頭有多。當時對方說什麼，她不知道，她只聽到丈夫總是以："是的！哦！是的！"對答。事後，她忍不住要問到底所談的話題是什麼，若一切都是"是"，那就沒有問題存在，既無事又怎能說這麼長的時間呢？因為他不是一個囉嗦的人。

回答說："對方是一位弟兄，他在罵我。"

舅母說："你沒做錯事，為何不自辯？為何不掛斷電話？"

答："按我的老亞當生命，他不會罵得過分的。"

作這樣的對答，是因為他相信他的一切神都知道，並且人的一切善惡終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林後五：10）。

——跋：算是配為這名受辱（陳供生）

1952年4月，共產黨的中國政府命令倪柝聲去東北；4月10日他為公安部門拘捕。

### (3. 一江守道)

由於倪柝聲離開了信徒們，三自革新會的代表暫時放低了柵欄。各地「地方教會」聚會的長老得著一個無條件的保證，若他們加入三自教會的主流，「正如溪流，當它愈往前流，它就愈清晰及寬廣。」他們被告知：「門仍是開著，我們伸出友誼的手，希望有一天能合一的同居」。因為無法連繫倪柝聲，又沒有較屬靈的人可以商討，所以他們一個個輪流地被逮捕，不久他們大多數為著這樣的行動後悔。

如早在一九五一年的武漢城裡，「地方教會」的會眾已加入三自革新運動，順從所指示的「學習」課程。後來他們中間有一位傳道人何廣濤，帶領他們再度出來。面對警員的控訴，他曾說：「我們退出這個運動，純粹是為著信仰緣故，因為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轍。」所以長老們拒絕接受電影票，及其他從宗教事務局發下來的學習資料，對派到教會報告政府宗教政策的官員予以冷漠地接待，許多其他

地方教會跟隨他們的榜樣。一九五四年何弟兄召集全國中心地區各地傳道人在武漢開會，鼓勵他們憑信心帶領會眾從三自愛國運動中獨立，也為那些尚未退出的教會禱告。在倪柝聲被捕的四年中，許多教會在此種情況中再次尋得他們屬靈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上海教會也退出這個運動，他們因此為自己帶來了兇猛的怒潮。

(2.)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宗教事務局在南陽路教會聚會所，召開了一連串的集會，全體會眾都要參加。集會持續十二天，參加的信徒不用去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班，因為當局已給集體請假。在這些集會中，他們對信徒宣佈倪柝聲及與他有關係之人的罪狀，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意見。控訴他們有帝國主義的陰謀、間諜行為、對政府政策有反革命之敵對行為、妨害經濟之不法和整體的淫亂，這些罪行記載在一本指控書上，共有二千二百九十六頁。這種聚會是要提供資料給教會成員，引起他們的憤慨，預備在月底所要舉行的群眾控訴大會中有所斬獲。他們事先告訴教會的長老和年長姊妹們，給他們機會承認自己是共謀，並且領導教會公開抨擊倪柝聲為人民的敵人，兩位長老做了聲明，但被認為還不夠妥當，而俞成華、李淵如及汪佩真則拒絕做任何的控訴。

(2.)

#### 第四部分 1952.4.10. (被捕) ——1972.6.1. (殉道)

一九五二年十月當他五十歲時，他在東北被公安局逮捕，初次詢問可能是在哈爾濱或北平，……

他們曾允許他恢復基督教的公開地位，若他願意帶領他無數的跟從者，在三自\*\*\*會內，與中央人民政府合作。

……

由於神能力的保守,他的心思並未被改變，也沒吐出任何自白足以成為他們的把柄。

(2.)

1952年6月初，在上海福音書房出版了《詩歌（增訂暫編本）》，共有詩歌1052首。(即上文中提到的從約1950年（初）（？）之後開始，倪與幾個弟兄日夜趕工，翻譯、寫作、整理、搜集、篩選下完成了的1052首詩歌集。)

( ——參第三部分中的內容)

(參考資料) 倪柝聲在獄中 (吳友琦述) (內容有刪減)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

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象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

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

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

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

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

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

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講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

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

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

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

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

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



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罵一頓，又把天主教臭罵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

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

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

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  
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

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伯伯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

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伯伯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

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

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

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

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

當時他寫了一首詩：

哭千聲，喚千聲，  
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

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

橫報告，豎要求，  
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

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

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顛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

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

.....

(13. 《倪柝聲在獄中》吳友琦述)

——來源：一基督徒網站（\*\*\*\*\* \*\*）

（編注：據一基督徒網站介紹：上文講述者吳友琦是（李常受）異端召會團體裡面的人，所以，他的話僅可作為信徒的參考之用。因其曾受倪弟兄的影響，我們願意相信其也有可能是得救的人。願其早

日從異端團體裡出來。)

萬小玲的見證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18 節）

——記倪柝聲夫婦末後兩三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一二：2）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啟七：14）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神為大陸弟兄姊妹預備的一爐煉金的火。我的姨婆倪師母（張品蕙姊妹）年輕時畢業于燕京大學生物系，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賢內助。公公（倪弟兄）入獄後，她也曾一度入獄受審，出來後仍一直受監視。在文革中，因為公公的緣故，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許多非人的折磨。婆婆身體很不好，有非常嚴重的高血壓及高血壓心臟病，但自始至終，她一直堅心仰望主，“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無聲。”

1966 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連續審拷晝夜，我們在外面只聽得闊皮帶一聲聲的抽打，並夾雜謾罵恐嚇聲，一聲聲像是抽打在我們心上，但卻沒有聽見婆婆一聲言語。過了許久，婆婆被押出來，眼睛被打腫得像青饅頭，身上也多處傷痕。那期間她的眼鏡被打碎幾副，連最起碼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揪鬥、遊街。有一次，她同另外兩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舉雙手，手上套著鞋子，頭上戴著紙做的尖頂帽子，項上掛著牌子，被責罵、凌辱，勒令她們這樣站著達數小時之久，目的是要她們放棄信仰不再信耶穌。但幾個鐘頭下來，她們三位都一聲不吭。最後紅衛兵忍不住了，分別一一喝問她們：“你們到底還信不信你們的耶穌？”她們個個都堅說：“信！”紅衛兵們氣極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下一個扔到她們身上、頭上，說：“帶著你們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感謝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與她們同在，賜力量堅固她們。事後當她們談到這次遭受的逼迫，都覺得很喜樂，因為她們算是配為主的名受辱。

紅衛兵把所有的聖經、詩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還是千方百計地藏下幾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牆，發現屋簷下有兩本聖經，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後，一次偶然在大廚後面發現一本小聖經，真是歡喜萬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些沒有聖經的年代裡，這一本小小的神的話，對於我實在太珍貴了。

每天早晚兩次，婆婆被勒令要打掃弄堂，當時她雖在獄外，卻真是比在監內的犯人還要慘遭凌辱和迫害。任何過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隨意過去打她、唾她，因為她是眾人所棄的“反革命分子”。

有一次在鬥爭她的大會結束後，婆婆對我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四：9) 聖經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總是在批鬥她的臺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禱告，始終是靠主站住，沒有羞辱主的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所有見過她的人都喊她“白頭發”，人人都知道，那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是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監督勞動和非人待遇的，為了主耶穌的名，成了一個眾目共睹的美好見證。

1970年，當我被送去農村插隊落戶時，(當時所有初中畢業生都被送到農村當農民)，婆婆每天都為我禱告。1971年春，我臨別上海前，婆婆流著淚對我說：“主耶穌是我們最寶貴的救主，你無論如何總要牢牢跟著主。”我在農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帶領和極大的恩典，我想這一定是與婆婆的代禱分不開的。

公公(倪弟兄)于1952年被捕之前，有機會為教會事宜去香港，當時有許多人都勸公公不要再回大陸，但是他受神的呼召，要“回大陸去，與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很清楚神為他定的道路——“我的結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回來後不久，即被捕關入上海提籃橋監獄。1967年，15年刑期滿了，政府要他公開聲明放棄信仰，因為他們對外已經公開造謠說：“倪柝聲放棄信仰了”。但這個考驗對他又算得了什麼？主對於他實在是太寶貴了！為了對主忠誠，他再一次放棄所謂的“人間自由”，在獄中十五年之後，甘心繼續為主作囚徒。這一次公開表態引來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關在兩個流氓刑事犯一起，小流氓的任務就是逼他放棄信仰，他們越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能立功。曾聽獄中難友說，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們打爛了，可想而知，為了不放棄信仰的表態，他吃了許多苦。當他們的目的不能達到，而他的刑期又滿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區的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此期間，婆婆還被批准去看過他一次。然後又突然音訊全無好幾個月，事後才知，公公又被押到更苦的地方——安徽深山裡的白茅嶺勞改農場。

1971年11月婆婆中風去世，在這之前已被允許與公公通信。(曾有一段時期連通信都不准，所以無人知道公公當時的去向。)婆婆從中風開始到去世僅僅三天，這也正是她在世時向主所求的。她患有很嚴重的高血壓及心臟病，知道最後總會死於中風，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發生中風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別人，也免得受長時間之苦痛。感謝主，聽了她的禱告成就了她的心願，從中風昏迷到去世只有三天，在醫院裡十分平安、全無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後，我們不敢馬上報告公公，因為知道他的心臟很衰弱，恐怕一下難以承受如此的打擊。過了一個多月，才斷斷續續寫信告訴他。但是自從婆婆病危直至此期間，他似乎有預感，不斷來信詢問婆婆的身體情況。他信中十分迫切地想早點出來與婆婆團聚，好在病中服侍她。當大姨婆(倪師母的大姊)與孫女一起于1972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時，知道他的心臟極其衰弱，婆婆的去世是一樁使他萬分痛心的事，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聯繫的親人。事後聽同房間的難友說，公公一直有一個心願，想早點結束他的刑期出來與婆婆團聚。他知道婆婆的身體非常差，他曾說：“我的刑期，像是與我妻子的生命在賽跑，如果我能她在還活著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為我受了許許多多苦。”

公公入獄前，為教會的事奉一直奔走於全國各地，入獄後一下又是二十年，他們兩夫婦在一起的

日子實在屈指可數。當公公被捕時，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莫須有的罪名，來誣陷他，當時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對他最瞭解，婆婆說：“他們說他的這些事，都是根本沒有的。”公公為主的緣故，承受了許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公公關在提籃橋監獄時，婆婆還可以每月一次送去少量的食物及日用品，以後轉去青東農場，婆婆也去看過他一次，再後就沒有見面的機會了。為婆婆的離世，公公非常難過。聽同牢的人說，他曾悲痛多日。四月二十二日從他給大姨婆的信中，知道他“維持自己的喜樂”。這些年來，一個又一個重重壓迫，並沒有使他氣餒，因為他所仰望的，乃是這位叫我們永不失望的神。

1972年6月，我們接到農場的通知，說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趕去農場，但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們已將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難友告訴我們，當時他的心臟病發作非常厲害，他們在他垂危時，將他放在一台拖拉機上拖去四十哩外的農場醫院。這四十哩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機載著顛簸，就是身體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況是一個最忌震動的心臟病垂危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臨離去前，他留下一張紙在枕頭下面，那是用非常顫抖的手寫下的幾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經歷，來證明這個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當農場幹部將這張紙給我們看時，我禱告主讓我快速將它背下來記在心裡。

勞改農場幹部還說，他寫了許多筆記本的“反動日記”，那是他在獄中對於真理的新的亮光，但這些珍貴的手稿都無法從獄中拿出來，除非神特別保存它。

公公在獄中有一難友將他的一些情況告訴我們，公公在世時一直為此人禱告，當公公去世後不久，他得救歸主了。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帶著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雖然神沒有成就他最後的心願，能活著出來與他妻子團聚，但主卻預備了更好的——他們團聚在主前。“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來一一：13）“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一一：6）

他們去了，如同許多的殉道者一樣，是神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來的一班得勝者，是這個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們安息了，但是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果子，卻一直在那裡蒙神悅納，在那裡起著不息的功效，他們的腳蹤也激勵我們更忠心向著主。

小玲

1988年8月

(10.一倪徐恩秀)

上面是萬小玲為倪柝聲和他的妻子張品蕙作的見證，內中有張品蕙為倪柝聲作見證的話。請特別注意這些話：

當公公被捕時，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莫須有的罪名，來誣陷他，當時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對他最瞭解，婆婆說：“他們說他的這些事，都是根本沒有的。”

（一本書編者）

回到我的本文，我相信面對這“捏造各樣壞話譏謗”（太五：11）的事，倪柝聲絕不會自辯。回憶那些同住的年日裡，我從未聽到他提高聲浪說話。發脾氣？那更不用說啦！當人無理指責他時，他就像約瑟般受下。舅母說，有一次他接聽一個電話，歷時一個鐘頭有多。當時對方說甚麼，她不知道，她只聽到丈夫總是以：“是的！哦！是的！”對答。事後，她忍不住要問到底所談的話題是甚麼，若一切都是“是”，那就沒有問題存在，既無事又怎能說這麼長的時間呢？因為他不是一個囉嗦的人。

回答說：“對方是一位弟兄，他在罵我。”

舅母說：“你沒做錯事，為何不自辯？為何不掛斷電話？”

答：“按我的老亞當生命，他不會罵得過分的。”

作這樣的對答，是因為他相信他的一切神都知道，並且人的一切善惡終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林後五：10）。

因此我深信若倪柝聲今天仍在世，當他親自面對這事時，他不但不會自辯，相反地，他會“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徒五：41）。我也相信他會禱告求主赦免作此事的弟兄。

(11.)

本書編撰者之“總結”語：

林前五：1-8 中所指之信徒是個犯“淫亂”罪的人，神不會使用犯“淫亂罪”而不回轉的人來復興教會。

倪柝聲弟兄從未承認過自己犯過姦淫罪。倪柝聲弟兄當時所在的教會團體從未證實過其（倪柝聲）犯過姦淫罪。

倪柝聲弟兄是個純正的見證人，從未犯過“姦淫罪”。自 1942 年沉寂之後，至 1948-49 年期間主使用的兩年，發表了許多講道信息，主要可參見其著述之：《神話語的職事》、《主工人的性格》、《外面之人的破碎與靈的使用》、《讀經之路》。

於 2013.4.8.

## 結語

我們深深感謝我們的父神，感謝為我們流血捨命的主，為教會賜下倪弟兄以及許許多多的神忠心的僕人，成為教會的祝福，我們感謝我們的父、我們的主藉著眾多的神的僕人、使女的信息在基督裡餵養我們，供給我們屬靈的需求，我們感謝我們的主，我們的神賜給我們在基督裡一起與眾聖徒得享神的愛的福份。……

神的僕人倪弟兄已經進到榮耀裡去了，永遠地息了地上的勞苦，永遠地安息主懷了，這使我們的心在基督裡深得安慰。……

願一切的頌贊、榮耀、權柄、能力、尊崇都歸給我們的的主、我們的神！

到那日，我們還會在榮耀裡、在神前與倪弟兄以及所有神的兒女相聚在神前。我們感謝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在基督裡賜給我們這榮耀的、有福的盼望。願我們與眾聖徒早日在神的面前相聚，願神的國度早日降臨…… 願我們與眾聖徒早日與主永遠同在！阿們！

願基督的新婦——教會早日裝備整齊，等候、迎接主的再來！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林後 13:14）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西 1:12）

所以，他們在 神寶座前，晝夜在祂殿中事奉祂。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他們不再饑、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啟 7:15-17）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祂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祂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祂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 4:11）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大聲說：

“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贊的。”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

“但願頌贊、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啟 5: 11-13）

我的膀臂豈是縮短、不能救贖嗎？我豈無拯救之力嗎？看哪，我一斥責，海就幹了。（賽 50:2）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羅 1:12）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羅 15:5-6）

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啟 17:14）

最後，我們以倪弟兄的一首詩歌作為本書的結束：

哦主，撒冷是禰所建設

哦，主，撒冷是禰所建設

來賜給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

一切蒙血救贖，洗得潔淨者

禰都賜給權柄可入她的門

光是她榮耀已足使我羨慕

何況我主禰是住在她中間

怎不叫我被吸引注目遠處

就是不見天時也在想著天

哦，主，當我每想到撒冷  
我就切切想要看見禰的容顏  
我心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  
好使我能早日倚傍禰身邊  
我心真羨慕能早日到新地  
能同所有愛禰的人來愛禰  
時常歌頌禰的愛無邊無極  
時常紀念禰愛捨己的蹤跡

哦，主，我所歡喜和羨慕  
不是紅石綠寶，也非碧玉黃金  
我所想念乃是禰，愛我的主  
禰是何等可愛，何等傾我心  
我求禰早日成全我的心願  
提接我到禰前，不再有別離  
好叫我與禰同住直到永遠  
常能看見禰，也常能聽見禰。

附件：

1. 《詩歌（增訂暫編本）》（1052 首）（倪柝聲主編）的源與流
2. 《詩歌（選本）》（353 首及附錄 35 首）歌詞目錄
3. 倪柝聲所作詩歌 30 首（包含 2 首譯作）

1. 《詩歌（增訂暫編本）》（1052 首）（倪柝聲主編）的源與流

《詩歌（增訂暫編本）》（1052 首）（倪柝聲主編）的源與流

1) · （參考資料）聚會處的三本詩歌

聚會處有三本重要的詩歌本：

### 1·《小群詩歌》

1932年12月4日，倪柝聲在上海的一則主日講道中說：“1927年，我們感覺到詩歌的需要，就先預備了二十首關於讚美的詩，此後或選擇，或著作，又陸續加了160首（注：應是164首）。我們盼望預備到300首才正式出版。所以在暫編本序裡，有‘至於開始預備這詩歌的原因，以及它的命名、釋意……等特點，都待正式出版時，再行詳細說明’的話。”這本詩集是上海福音書房出版的，為上海及各地基督徒聚會處而用。初版時封面印上詩歌二字，下端有“小群”二個小字，許多人因此稱之為《小群詩歌》。這本詩歌裡收集了180首聖詩（注：根據《往事的述說》（倪柝聲）中的內容推測，該詩集共有184首詩歌）。在封面的裡面便申明說這些詩是他們自己做的，自己譯的，所以“未得我們的同意就請勿采入尊著”。[2]

1949年9月福音書房又出版了一本福音詩歌選詩100首，附錄短歌100首。

### 2·《詩歌（增訂暫編本）》

此後，有很多版本的詩歌暫編本。第一版暫編本編於1928年，1949年第27版。直至1952年6月初，在上海福音書房出版了《詩歌（增訂暫編本）》，共有詩歌1052首。在序言裡說：“其中的詩歌，有的是創作，有的是選擇，有的已經過刪改，有的雖曾見於別的詩集，卻也是我們的舊作。為著慎重起見，如有人要將這些詩歌選印，或編入自己的著作內，務請先征得我們的同意。

對1052首詩歌的分類與首數如下：甲：福音的號筒。再分“救主耶穌”、“追求永福”、“審判和永遠”等十四類，共177首；乙：讚美的話語。再分“神的愛”、“神的義”、“救恩的快樂”等十三類，共263首；丙：基督作生命。再分“生命的靈”、“承認與恢復”、“聖潔的追求”等十六類，共480首；丁：教會的生活。再分“埋葬歸主”、“按手的聯合”、“紀念主”等十九類，共132首。

以後許多詩歌本，都是源於這本增訂暫編本。如1983年12月香港基督徒聚會所出版《詩歌（增選本）》。除其中五首是他們自己寫作，三首從別的詩集采入外，其餘均選自《詩歌（增訂暫編本）》（1052首），詩歌總計482首。其詩歌仍依照增訂暫編本的分類，只是編輯了首數的先後。1993年6月，福州聚會處編印的《詩歌（選本）》，也是《詩歌（增訂暫編本）》的選本。選本出現後，就較少使用這本增訂暫編本了。除了在一些老信徒的家裡還能找到一兩本外，現在要搜集到這本詩歌本是比较困難了。

### 3·《詩歌（選本）》

1993年，出於各處聚會唱詩的需要，也為了簡便易用，福州一些信徒選取了詩歌增訂暫編本1052首當中的353首，編成了《詩歌（選本）》（以下簡稱選本），作為各地聚會通用的詩歌本。選本的分類和各首排列的先後，都依照《詩歌（增訂暫編本）》。在編輯時，選編了聚會常用的詩歌，同時也照顧到信徒生活各方面的需要，每一類詩歌都選取若干首。為了使信徒更能理解詞意，選本還附入“詞

句淺釋”於每首末。

——本“信息與資料”是本書編者根據有關資料摘錄、編寫而成

## 2)·《往事的述說》(倪柝聲)部分內容摘錄

我們並沒有任何的會名

我們與許多弟兄姊妹之所以脫離宗派，就是因宗派是一個罪惡。我們除了歸於基督的名下之外，實在沒有任何的名稱。有人稱我們為「小群」，這是不知道我們的人的說法。「小群」二字，是我們一本暫編詩歌的名稱。因一九二七年，我們感覺到詩歌的需要，就先預備了二十首關於讚美一類的詩。此後或選擇，或著作，又陸續加了一百六十四首。我們盼望預備到三百首才正式出版。所以在暫編本序裡，有「至於開始預備這詩歌的原因，以及它的命名、釋意……等特點，都待正式出版時，再行詳細說明」的話。實在「小群」二字，全新約只說過一次，就是見於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節。主在那次用這二字，是指全教會說的，按主來看，全教會在地上，不過是一小群。這一小群，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真相信主，真得了救的基督人。主在約翰福音十章十六節，也明說他的羊只有一群，歸於一個牧人。所以「小群詩歌」，意即教會聚會時所用的詩歌，此外並沒有別的意思了。外人不察，以「小群」稱我們，大約就是因這本詩歌的名稱而有所誤會了。實在所有信主者，都是小群中之一，所以這本《小群詩歌》，是為著神所有兒女預備的。我盼望經過這次的解釋以後，不再有人如此的稱呼我們了。

弟兄姊妹們，我們所以不要有任何名稱的緣故，是因為有了基督的名就夠了。

(1.《倪柝聲著述全集》卷33——《往事的述說》)

## 3)·《詩歌(增訂暫編本)》(1052首)重要的來源之一

上海福音書房出版的1052首《詩歌》，重要的來源之一是開西聚會。那麼，開西聚會的詩歌特點是什麼呢？開西聚會是向所有神的兒女敞開的，只要是豐富，不管是何宗何派，只要是神給教會的，他們都會接受。所以，我們的確需要這樣一本的詩歌，不是僅代表一個聚會的。否則，每一個聚會只能有它自己的特點，像浸信會有浸信會的詩歌，長老會有長老會的詩歌，長老會的詩歌就是鮑納為主的詩歌；衛理公會有他們的詩歌，主要是查理衛斯理的詩歌。這些詩歌只能代表它的團體，不是代表整個基督身體。今天需要的詩歌，應是能有基督身體的豐富。

——《詩歌寶藏》(陳希曾)——7、開西大會

#### 4) · 有關倪柝聲弟兄對詩歌的翻譯

(288) 禰這神的隱藏的愛！長闊高深，無人知悉；  
遠遠我見禰的風采，我就歎息望得安息；  
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息於禰。

Thou hidden love of God, whose height,  
Whose depth unfathom'd no man knows,  
I see from far Thy beauteous light,  
Inly I sigh for Thy repose;  
My heart is pained, nor can it be  
At rest, till it finds rest in Thee.

當我還沒有找到這首詩歌來源以前，我唱這首詩歌的時候，心想一定是倪柝聲寫的，不可能是翻譯的，因為看不出翻譯的痕跡來；後來找到了來源，才知道這是從衛斯理約翰詩歌裡面翻譯過來的。同樣，衛斯理約翰的詩歌是從德文翻過來的，他翻譯成的英文詩歌，好像是自己寫的一樣。很是希奇的，衛斯理約翰於一七〇三年出生，倪柝聲是一九〇三年出生，相差兩百年。在這裡，神興起了一個人，給中國的教會一個很大的貢獻，就是有一個弟兄能夠翻譯詩歌好像不是翻譯的一樣。這樣的翻譯達到信、達、雅的標準。信是表示準確；達是能把它的意思發揮得很好，雅就是優雅。當我們將倪柝聲的翻譯和其它翻譯作比較，就知道倪柝聲翻譯得很準確和優雅，而且他是用白話文體翻譯的。

因為詩歌有其規律，像前述之樂律 8·8·8·8，或是 8·6·8·6；就要在這很少的框框裡面放很多的字，因此不能大囉嗦，但白話文是比較囉嗦的，用白話翻譯很困難。這怎麼辦呢？翻譯詩歌的人便發明了另外一種文體，既不是文言，也不是白話，是介乎兩者中間，直到如今，很多中文詩歌還有用這中間的體。但倪柝聲卻獨創一面，的的確確的用白話來翻譯詩歌，對於中國教會是一個貢獻。懂得英文的，可將中文和英文作比較，就知道中文並不比英文遜色。感謝主，主在中國使用了倪柝聲，給了我們一些詩歌，是我們不覺得是翻譯的。這首詩，倪柝聲翻譯自衛斯理約翰，衛斯理約翰翻譯自德文，原作者是德國敬虔的弟兄們（注：“的弟兄們”原文為“派”）裡面的奧秘的信徒（注：“的信徒”原文為“派”）所寫。

——《詩歌寶藏》（陳希曾）——3、詩歌——教會復興的火種

（編注：本書編撰者本人未曾見過此《詩歌（增訂暫編本）》（1052首），但從現有資料可以推知，此詩歌集中的第456、475首在翻譯方面可能有問題，是應當予以注意的。）

2.《詩歌（選本）》（353首及附錄35首）歌詞目錄

(略)

(注：其中的詩歌第 27、159 首是異端分子李常受所作，應當除去。)

有關《詩歌（選本）》（353+35 首）編印、出版發行單位的一些辨識及說明

該詩歌集是由“江蘇省基督教兩會”出版發行。從一些資料推知，該詩歌集是由福州聚會處的一些信徒選取、編輯的，由福州聚會處編印。關於“福州聚會處”團體，從網上的一些信息、資料可推知：該團體不屬於“三自”體系，卻有向政府登記，因此也不屬家庭教會。

《詩歌（選本）》（353 首及附錄 35 首）的來源總體上是可靠的——從《詩歌（增訂暫編本）》（1052 首）中選出，但在出書的過程中，卻沾染上了“世界”、“凱撒”的污穢——由異端“三自”團體出版發行，由已向政府登記的（這是不應該的）團體編印。這是信徒應當予以分辨的。從一些資料可推知：此詩歌集的歌詞在內容上改動非常少，基本上是忠於原版的。其中，由詩歌集的編者附于每首詩歌後面的“詞句淺釋”內容只可作為信徒參考之用。

耶穌說：“這樣，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太 22：21）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林後 6:17）

2. 《詩歌（選本）》（353 首及附錄 35 首）歌詞目錄  
(略)

3. 倪柝聲所作詩歌 32 首（含 2 首譯作）

第一首

- 一、我若稍為偏離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紀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 二、我今已經撇棄世界，所有關係都解；  
雖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 三、儘管別人藐視冷嘲，我只求主微笑；  
別人雖然喜歡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 四、我心所望不是偉大，不是今生通達，  
我願現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稱許。

- 五、我今每日舉目細望，審判台前亮光；  
願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 六、讓你們去得著名聲、富足、榮耀、友朋，  
讓你們去得著成功、讚美、從者、興隆。
- 七、但我只願孤單貧窮，在此不求亨通；  
我心切望忠誠跟從，我主到了路終。
- 八、因我知道，我主在此，不過得著一死，  
所以現在我無他志，只願同祂損失。
- 九、我的榮耀還在將來，今日只得忍耐；  
我決不肯先我的主，在此得榮得福。
- 十、那日我要得著冠冕，主要拭我淚眼！  
今日主既仍舊遲延，我要忠心進前。

## 第二首

- 一、主愛長闊高深，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罪人，怎能滿被恩澤。
- 二、我主出了重價，買我回來歸祂；  
我今願意背十字架，一路忠心跟祂。
- 三、我今撇下一切，為要得著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顧？
- 四、親友、欲好、利名，於我夫復何用？  
恩主為我變作苦貧，我今為主亦窮。
- 五、我愛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稱是；  
為祂之故，安逸變苦，利益變為損失！
- 六、禰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穌！  
除禰之外，在天何歸？在地何所愛慕？
- 七、艱苦、反對、飄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禰愛情，繞我靈、魂、身體。
- 八、主阿，我今求禰，施恩引導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平安經過此世。
- 九、撒但、世界、肉體，時常試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將貽羞禰名！
- 十、現今時候不多，求主使我脫塵；  
禰一再來，我即唱說：阿利路亞！阿們！

### 第三首

- 一、祂不誤事，因祂是神！祂不誤事，祂樂施恩！  
    祂不誤事，祂已許過！我們有神，還怕誰何？
  - 二、有何高山你不能鋤，有何深水你不能渡；  
    我們的神專門處置 人所以為不能的事。
  - 三、是祂使鐵浮水而起，是祂使海分成幹地，  
    是祂使日半空停止，我們的神並無難事！
  - 四、祂使軟沙作海界限，波浪雖狂，不能再前；  
    祂是你神，還有什麼 祂是不能為你工作？
  - 五、祂心愛你，知你難處，所以應許祂要照顧；  
    我們的神充滿憐憫，對待祂的無告子民。
  - 六、我們的神不能不義，將祂自己應許忘記；  
    祂的應許在基督裡，都是阿們，都是是的。
  - 七、我們的神不能失信，祂的恩約永遠嚴緊，  
    祂要照祂應許，作成 我們因信所發呼聲。
  - 八、我們因信歡樂唱說，祂不誤我，祂已許過！  
    祂不誤我，祂樂施恩！祂不誤我，因祂是神！
- （注：第一節乃和受恩寫。）

### 第四首

- 一、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見主！這是父神最近所示道路，  
    聖靈今向我們這樣明說，要使我們全心轉向寶座。
- 二、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見主！哦！何榮耀，我要歸回天府！  
    眨眼之間，我要完全改變！被提上升，與我主面對面！
- 三、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見主！這樣應許實在可信可服；  
    我們雖然不知其時其日，卻能覺得那個時日已至。
- 四、你要不死，因此你當自潔，一切犯罪，你當完全斷絕；  
    世俗快過，天上榮光快顯，所以我們度日應當敬虔。
- 五、你要被提直到空中見主，所以你當保守你靈脫俗；  
    我們現在並非在此望墓，乃是隨時仰望被提離世。
- 六、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見主！因此你當進前直趨天府，  
    應當堅持，免得冠冕被奪，再過不久，主要賜你寶座。



七、你要不死，你要被提上升！神的兒女，這是何種得勝！  
你靈當說：來吧！主！求禱來！願禱快來，使我們永同在。

#### 第五首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知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淒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願意受虧損來渡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禱活在這裡時，禱也是如此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禱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還原。  
所以讓我學習禱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禱在這慘澹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禱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渡此歲。

#### 第六首 後是膏油先是血

一、後是膏油先是血，要得滋潤先得潔；  
若非經過各各他，必不能到五旬節，  
我們若未蒙洗淨，能力必不從上傾；  
我們若要作見證，必須釘死己生命。

(副)

因此；求主藉十字架，  
治死我的魂生命；  
使我願出重大代價，來滿受禱的聖靈。  
二、先是用杖擊石磐，後來活水才溢漫；  
死亡若未作過工，聖靈必定不充滿。  
我們若真同主死，願意萬有都損失；  
主的能力要降臨，使用我們來救世。  
三、先是祭壇後是火，若沒喪失就沒果；  
若非所有先奉獻，必定不能登寶座。

- 我們若真肯犧牲，捨棄萬事降服神；  
我們必定得能力，因主信託順從人。
- 四、先是預備瓶子空，後是膏油盛其中；  
先是山谷挖成溝，後來活水才深泓；  
先是經過約但河，後是靈感加倍得；  
先受死亡的浸洗，後得榮耀的聖鴿。
- 五、當你舉目望禾田，金穀豐盈你稱羨；  
當念果實未生時，就有麥種死在先。  
若要生命的子粒，須有死亡的經歷；  
凡未到過曠地，就無聖靈的能力。
- 六、既是這樣，求我主，使我忠誠走窄路；  
除去雄心和自負，只顧順服並受苦。  
更大能力我不取，更深的死我所需；  
但願加略的意義，完全成功在我軀

#### 第七首

- 一、愛主，什麼使我感覺艱苦？為禰，什麼代價重大難付？  
哦！禰豈非命定如此道路？正當我們從伯利恒首途？（重唱）
- 二、忠心不易，失節似乎更難，吞忍痛苦，辯白不見快樂；  
惡名可傷，美名亦非可羨，主，我必默默無聲負軛？（重唱）
- 三、在這烏雲密佈的處境中，我更切慕禰的甘甜蒞止。  
賜我信心眼光，掙脫蒙朧，使我看見美麗藍天白日！（重唱）
- 四、保守我們當初愛心敬虔，定睛於禰，別無貪戀喜愛；  
忠心工作，日夜儆醒不倦，天將破曉，我說：願禰快來！（重唱）

#### 第八首

- 一、親愛主！寶貝主！我輕視我事物；  
有誰像禰如此美麗？如此甘甜？如此柔細？  
禰是人中無比，誰能與禰相匹？
- 二、親愛主！寶貝主！我聽見禰招呼；  
禰的聲音入我心內，我就脫離所有纏累，  
驕傲都是糞土，追求都變庸俗。
- 三、親愛主！寶貝主！我怎能再頑固？

我將剛硬投禰腳旁，領首詩歌回家去唱，  
歡喜我是奴僕，歡喜向禰屈服。

四、親愛主！寶貝主！我揀選禰道路；

一面順服，一面流淚，但我不肯改變地位，  
我要討禰喜悅，羨慕愛的暴虐。

五、親愛主！寶貝主！自從禰去天府，

我臉好像不能再笑，我天好像不能再曉，  
我只想禰回來，我只想禰同在。

六、親愛主！寶貝主！讓我來向禰訴，

禰是我所朝夕思慕，只有禰能使我滿足，  
得禰什麼都有，禰外無所要求。

七、親愛主！寶貝主！我奉獻我事物；

有誰像禰如此美麗，如此甘甜，如此柔細；  
禰是人中無比，誰能與禰相匹？

## 第九首

### 我已揀選主耶穌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世界  
祂愛實在是充足，滿足我的一切  
主，我是禰的器皿，只有禰能充盈  
敘加的水飲千井，渴仍不停  
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喜樂  
有祂，我心雖痛苦，依然會唱詩歌  
有祂，我無別原因，也發喜樂聲音  
因我所有的歡欣，是在祂心  
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希望  
祂賜基業甚豐富，使我不住思量  
將它賜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寶  
今天我心有催促：得祂最好  
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我主  
祂愛實在是難述，嘗到就會屈服  
我已奉獻我一切，向祂我無要求  
我心只求祂喜悅，怕祂心憂  
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 第十首

- 一、你名似膏香，你愛比酒美，你若來吸引，有誰不跟隨？  
我們若跟隨，羊群的腳蹤，我們必進入，你愛的交通。
- 二、他是我良人，我是他佳偶，他將我吸引，我將他追求；  
他香如沒藥，我願藏心房，他美似鳳仙，我願戴身上。
- 三、進入他愛裡，享受他肥甘，躺在他懷中，飽嘗他香甜；  
他愛為旌旗，將私身遮藏，他情似美物，使我心舒暢。
- 四、良人屬於我，我也屬於他，他是牧養者，我是百合花；  
惟願他快來，天影全飛散，見他如朝鹿，顯在比特山。
- 五、同死的沒藥，復活的乳香，來將我薰透，好給他欣賞，  
北風可興起，南風可吹來，來使我心圓，成為他心愛。
- 六、願我在他眼，美麗如良鴿，願我在他前，皎潔如百合；  
願我全屬他，作他樂中樂，像他全屬我，是我歌中歌。

- 七、美麗如月亮，得有他形象，光明似太陽，得有他身量；  
全屬我良人，使他生命彰，全為我良人，使他心意暢。
- 八、你是我生命，我是你活像，愛情的聯結，如死之堅強，  
無何能銷滅，無何能摧殘，直到你顯現，在那香草山。

### 第十一首

- 一、我主，禰說禰是真樹，我是禰的真枝子  
但我不知為何緣故，我是如此不結實
- 二、我心羨慕結果更多，更能彰顯禰生命  
更能榮耀歸與寶座，更能禱告得答應
- 三、但是，主啊，我不明白，常在裡面的聖言  
我越追求要去常在，我越發現在外邊
- 四、我不覺得我在裡面，我也禱告並立志  
但禰都像隔開很遠，生命仍然無果子
- 五、但禰是說，禰已是樹，我也已是禰枝子  
當我信禰作我救主，聖靈已成此事實
- 六、我今已是在禰裡面，再也不必求加入  
我是已經與禰結聯，完全合一的骨肉
- 七、秘訣不是要我去在，事實是我已在內  
所求乃是不必離開，不是如何得地位
- 八、我已在內，已在禰內，這是神作的事實  
不必禱告，不必行為，乃是神手的設施
- 九、我已在內，怎求人內，我是何等的愚昧  
現今我只歡樂讚美，相信聖言的無偽
- 十、我今只有完全安息，知道禰是我一切  
禰是生命，禰是能力，而我一切都了結

### 第十二首

- 一、求禰揀選我道路，我主，為我揀選，我無自己的羨慕，我要禰的意念；  
你所命定的前途，無論何等困難，我要甘心的順服，來尋禰的喜歡。
- (和)
- 求禰握住我的手，禰知我的軟弱；否則我只能憂愁，不知如何生活。  
禰若握住我的手，不問禰是揀選 何種道路和時候，我心都覺甘甜。

- 二、不問平坦與崎嶇，只要是禱揀選，就是我所最心許，別的不合意願；  
我是不敢自作主，禱許，我也不要，求禱揀選我道路，我要聽禱遣調。
- 三、我的時候在禱手，不論或快或慢，照禱喜悅來劃籌，我無自己喜歡；  
禱若定我須忍耐，許多日日年年，我就不願早無礙，一切就早改變。
- 四、主，我餘生的小杯，求禱隨意傾注，或是喜樂或傷悲，求禱隨意作主；  
一切痛苦都甘甜，若知是禱意思，一切享受成討厭，若非禱所恩賜。
- 五、求禱為我來揀選，健康或是疾病，或是喜樂或淚眼，美名或是惡名；  
不論事之大或小，揀選？我是不不要，不要自己的感覺，只要禱的榮耀。

### 第十三首

- 一、當我憑著自己思想，我覺自己很是剛強，  
不知自己乃是樣 沒有力量。
- 二、當我生活世人中間，我就不覺自己虧欠，  
只覺自己如何奮勉，如何上前。
- 三、當我住在黑暗裡面，我就不知自己浮淺  
以為自己乃是無限，不必虛謙。
- 四、當我來到禱的面前，亮光刺破遮蔽幕簾，  
我就看見所不看見，完全露現。
- 五、在你面前我只萎縮，一切萎縮，一切消沒，  
所有驕傲都變軟弱，都變赤裸。
- 六、沒有可驕，沒有可傲，沒有可依，沒有可靠，  
只有自慚，只有自懊，能否禱告？
- 七、幸有禱血免我定罪，禱的生命免我銷毀。  
但是我是何等污穢，何等慚愧。
- 八、所有驕傲都是愚昧，看見實在何必謙卑，  
所有自恃都是因為 心中墨黑。
- 九、靜我也錯，動我也錯，不說不安，說又太過，  
都是失敗，都是軟弱，都是不妥。
- 十、我要禱告沒有信心，我要倚靠如何求尋，  
不知如何方能從新，……主阿！憐憫。

### 第十四首

- 一、當我蒙恩能夠施恩，可憐！我竟自己知道！

我是如何超越本分，自己覺得，自己記牢！  
我想我是活在神前，但我暗許自己敬虔！

二、我的一生充滿試煉，大至不是常人可忍；  
人雖不知我的苦艱，我卻知道自己堅韌；  
我想我是丟棄自己，但我不忘自己經歷！

三、我知我是滿受恩惠，以至地上無人似我！  
在我身上，在我心內，我能尋出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在我身上，我全知道如何欣賞！

四、我知我的所有登造，我知我的一切善義，  
不知不覺我覺自豪，中心從神移到自己；  
我的手中隔夜嗎哪，已變臭壞，已被糟蹋。

五、當有朋友向我慰問，向我苦情表示同情，  
我的驕傲不再隱悶，我的忍耐立即空罄；  
我就失敗如同常人，咒詛生日顯出根本。

六、神阿，我是風聞有禰，講禰論禰，我是都能；  
但是我的敗壞自己，從未因禰有何變更；  
我用禰賜固我驕傲，我因禰恩加我自高。

七、但我現今親眼見禰，禰的聖潔顯我污穢，  
禰的亮光使我傾圮，禰的榮耀使我痛悔，  
使我痛悔我怎能以 對我自己如此著迷？

八、何等慚愧，何等慚愧，將禰恩典裝飾自己，  
高抬自己用禰作為，無一動機不是可鄙；  
我的失敗不可收拾，我的得勝更為羞恥；

九、何等羞恥我能驕傲！何等瞎眼我能愚昧！  
污穢竟會以為潔好，肉體竟會以為佳美；  
我是何等無知自義！我偷多少榮耀歸己！

十、你早知我何等敗壞，但我竟然一無所知，  
竟然以為自己可賴，豈知乃是十分可恥，  
主阿，可否求禰救我，今天為我開此捆鎖。

十一、主阿，我心是在巴望，能有塵土給我躺臥，  
能有爐灰撒我身上，讓我懊悔我的墮落；  
我是羞恥，羞恥無盡，我有如此敗壞的心。

十二、我的言語何等不准，我的生命何等浮淺，  
我的存心無不濁濶，我的一切無不可厭；  
我今恨惡我自己，主阿，我的希望在禰。

## 第十五首

- 一、一生聰明未遇敵手，以掃以撒均成往事；  
我今到了生死關頭，雖然絕望仍然自恃；  
束手就縛我不能受，我要用力，我要用謀。
- 二、彷彿我見有人偷營，我心害怕但我倔強；  
惟恐我的末日已定，用盡全身所有力量；  
他來摔跤，我要招架，未到死地還要掙扎。
- 三、奇哉！我用已往經驗，摔跤一夜他仍不倒；  
我的力量眼見將減，但是他像無意回報；  
奇哉！又像無法脫身。我的膽量又複加甚。
- 四、如此對手從未得會，他雖告我他的名字，  
我仍不知所戰為誰，只知他有很大賞賜；  
我就迫他向我賜福，迫他向我賜福，屈服。
- 五、天已黎明難分勝負：好像無法，好像無能，  
他就被迫向我賜福，並且稱許，說我得勝，  
說我新名是以色列；當我起來，我腿已癱！
- 六、有了微光進我暗心，開始照亮使我領會：  
若我有能，為何扭筋？若我得勝，為何癱腿？  
是他得勝留下記號，使我愚昧受了警告。
- 七、瞬息之間，光滿我心，如同洪流衝破堤防，  
我就看見榮耀無盡，迫我敬拜，迫我隱藏；  
我才知道我的大罪，我的不軌，我的污穢。
- 八、哎阿，想到：我曾勝過造物的主，全能的神！  
荒謬之極，該當有禍！該死之至，該死無恩！  
我這雙手竟然背叛，強迫主神不得動彈！
- 九、你是何等榮耀的神，萬軍之主何等顯赫；  
我一認識你是誰人，並一看見你是如何，  
我要長號，我要流淚，我要懊悔，我要下跪。
- 十、怎麼可能！怎麼可以！見神的面，與神相持！  
我恨不得有縫入地，才可稍為掩我羞恥：  
為何我不在此以先，即已毀滅離世長眠？
- 十一、我恨自己過於昏沉，因為驕傲瞎了眼睛；  
想到我是得勝了神，我就不禁膽戰心驚：



渾身無力，何止一腿？百節具脫，全人崩潰。

十二、我今回頭我的一生，全是充滿敗壞事體：

保全自己，將神犧牲，愚昧的心只知快意，  
我還以為祝福在於 強神來聽我的所欲。

十三、我有欲望，天來順服，我出主張，天來安排，

我有喜好，望神讓步，我有工作，望神領帥，  
我若急切，天須趕快，那有一次神不失敗！

十四、世界竟有如此邪惡：驕傲、頑固、詭詐的人！

主，你知道我是雅各，充滿敗壞，充滿可恨；  
我無可望，只望憐憫，你來憐憫敗壞這心。

十五、我今已蒙憐憫一摸，舉步蹣跚，恩典遺跡；

我若忘記，新的腿窩 要使我感何等無依；  
你雖許我作以色列，但是雅各永遠病癩。

十六、主，我服了，是你得勝：因你失敗，我求失敗，

因我得勝，我來投誠，你的軟弱領我下拜；  
我願一生戰戰兢兢，行你旨意，榮耀你名。

#### 第十六首

一、你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酢，它就不能變成酒；  
你若不煉哪噠成膏，它就不流芬芳；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你許可的創傷？

（和）

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東西，你以自己來代替。

二、你是否要鼓我心弦，發出你的音樂？是否要使音樂甘甜，須有你愛來苦虐？

是否當我下倒之時，才能識「愛」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損失，若你讓我來相親。

三、主，我慚愧，因我感覺，總是保留自己；雖我也曾受你雕削，我卻感覺受強逼！

主，你能否照你喜樂，沒有顧忌去行，不顧我的感覺如何，只是要求你歡欣？

四、如果你我所有苦樂，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樂，須我負軛，我就願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你喜悅，不惜任何代價；你若喜悅，並得榮耀，我背任何十字架。

五、我要讚美，再要讚美，讚美何等甘甜；雖我邊讚美，邊流淚，甘甜比前更加添；

能有什麼比你更好？比你喜悅可寶？主，我只有一個禱告：你能加增我減少。

#### 第十七首

一、你若取去我的心愛，求以自己給我；

你若仍定我受疑猜，求以自己給我。

(和)

主耶穌，親愛救主，多以自己給我；  
我向你完全順服，多以自己給我。

二、你使我的望星迷糊，求以自己給我；

你許我的心緒起伏，求以自己給我。

三、你既拆毀我所依靠，求以自己給我；

你既拒絕我的禱告，求以自己給我。

四、我若需要仍舊忍耐，仍以自己給我；

你若尚未立即再來，再加自己給我。

### 第十八首

一、哦，疲倦的人！苦是何等淺！而愛卻是何等深！

受苦？你是否懊悔曾揀選 他來作你的分？

你既認識他的美麗，我的主，

你當懊悔太少捨棄，我的主；

愛他的人怎敢憐惜自己？有暇為自己悲哀？

沒有一種受苦能夠打擊 你所對他的愛。

二、我哭；但我能否就不生活？能否我就不歌唱？

將我的琴掛在柳枝而說，我是跟隨羔羊？

能否忘記他的大愛？我的主，

能否拒絕他的安排？我的主；

這裡沒有任何荒涼力量，能來掩蔽或摧毀

他所賜喜樂和所賜亮光，和我與他相對。

三、我主，我不領會，你為什麼 必須繫得這樣深？

你的鞭打必須這樣壓迫，留下許多傷痕？

使我受你不斷雕削，我的主，

使我因你損失一切，我的主；

是否你所設立的安慰者，若未曾熟悉糟蹋

他們所說話語，所唱詩歌，就成鳴鑼響鈸？

四、我主，任何損失，我不介意，若你將你代損失；

我也不怕任何痛心捨棄，若你將你賞賜；

若你肯顯你的笑容，我的主，

若你多賜你的交通，我的主；

就我艱難雖然不斷積累，我也會喜樂不停；  
愛主，爐火可以增加七倍，但你必須同行。

五、歡迎勞碌！歡迎掛慮、痛苦！歡迎重擔和焦煎！

因為我在其中能夠目睹 你的自己顯現；  
我今敬拜你的道路，我的主，  
你的道路充滿祝福，我的主；  
若稍順服使我樂如登天，我要順服直到死；  
若加損失會加你的甘甜，求賜更大損失。

### 第十九首

主阿，你不可讓步，遲早我是要順服；  
讓我改變我意圖，主阿！來順服。

### 第二十首

一、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毀我的建築，  
忠心事奉的人日少一日，誤會增加，清白逐漸消失。

（和）

我眼有淚珠，看不清你臉面，好像你話語真實不如前；  
你使我減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

二、我幾要來求你停止你手，當我覺得我已無力再受；  
但你是神，你怎可以讓步？求你不要讓步，等我順服。

三、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喜樂 乃是在乎我負痛苦之軛，  
就願我的喜樂乃是在乎 順服你的旨意來受痛苦。

四、好像你的喜樂所需代價，乃是需我受你阻扼倒下；  
所以我就歡迎你的阻扼，好叫我能使你的心喜樂。

五、你將車輛賜與別人乘坐，你使他們從我頭上軋過；  
我的所有你正在下手剝奪，求你留下剝奪的手給我。

### 第二十一首

一、他的臉面，他的天使常看見，並不認識他的大愛；  
他的聖徒雖然認識愛無限，卻未看見他的丰采。  
他們不久也要看見他臉面，認識他的榮耀光明；

- 但馬利亞曾看見他的淚眼，知道他心痛的情形。(重唱)
- 二、我們快要完全知道我們主，以往從未如此知道；  
但是在此醫治傷心的摸撫，不是上面感覺得到。  
上面雖有無窮無盡的讚美，卻無流淚迫切禱告，  
卻無傷心痛苦所得的安慰，也無困難所生依靠。(重唱)
- 三、天上雖有無比榮耀的冠冕，但無十架可以順從；  
他為我們所受一切的磨碾，在地才能與他交通。  
進入安息，就再尋不到疲倦，再無機會為他受苦；  
再也不能為他經過何試煉，再為他捨棄何幸福。(重唱)
- 四、哎阿，為他，機會已是何等少，所有機會快要過去，  
機會無多，為他，蒙羞和受嘲，為他，再來分心分慮。  
不久就無誤會，怒罵與凌辱，就無孤單、寂寞、離別；  
我當寶貝這些不久的祝福，我藉這些與你聯結。(重唱)
- 五、主，我羨慕早日看見你臉面，那是實在好得無比；  
但是，我也不願免去你試煉，失去如此交通甜蜜。  
求你憐憫，使我充滿你大愛，不顧一切為你生活；  
免你僕人今天急切望將來，將來又悔今天錯過。(重唱)

## 第二十二首

- 一、明天，你就回來要消除我的所有痛疼；  
今天我所感覺的苦楚，再要也不可能。  
(和)  
我要出自受苦曠野間，進入榮耀的天！  
是否在我未進安息前，苦應多受一點？
- 二、明天沒有背架的喜樂，沒有困難甘願，  
明天沒有流淚的唱歌，喜樂乃是完全。
- 三、明天沒有同軛的福氣，不知何為限制；  
明天沒有孤單的經歷，四圍都是天使。
- 四、今天才有苦難的順從，裡面攔阻重重；  
今天順從才能有苦痛，試煉火焰通紅。
- 五、我主，為你受苦的機會，已經日少一日，  
明天所有為你的行為，都與今天不似。
- 六、每天讓我寶貝我經歷，為你機會已少；  
知道如此為你的蹤跡，明天不能得到。

七、想到明天所有的事奉，絲毫沒有攔阻；  
我就歡迎今天的痛疼！一步回顧一步。

### 第二十三首

一、你怎沒有傷痕？

沒有傷痕在你身上肋旁？你的名聲反而遠播四方，  
他們反而讚美你的光芒？你怎沒有傷痕？

二、你怎沒有傷痕？

我是受迫孤獨掛在樹上，四圍無情，都是殘忍、狂妄，  
我是受了鞭傷、刺傷、釘傷，你怎麼沒有傷痕？

三、怎能你無傷痕？

僕人不比主人更有希望，先生蒙羞學生何能堂皇？  
而你卻是容易、完整、無恙！怎能你無傷痕？

四、怎能你無傷痕？

他們為我緣故受人捆綁，枷鎖，監禁，焚燒，或是流放，  
或是捨身喂獅在於廣場，怎能你無傷痕？

五、你是沒有傷痕！

我是被人摧殘，飲人鋒鋸，他們忍受忌恨，忍受刀棒，  
你卻平安無事，不缺甯康，你卻沒有傷痕！

六、你卻沒有傷痕！

能否是因你向世俗依旁，是因你怕自己利益喪失，  
因你遠遠跟隨，不甚明朗，所以沒有傷痕？

七、你怎沒有傷痕？

沒有疲倦，只有安然受享？能否有人忠心，受人讚賞？  
能否有人徹底跟隨羔羊，而他沒有傷痕？

（注：一至三節乃 Amy Carmichael 所寫。）

### 第二十四首

一、有時，偶是青天，經常是有黑雲；

我曾偶然午夜歌唱甘甜，經常不發音韻；  
雖然偶晴，但是經常是陰，迫我學習忍耐，  
迫我不能不來尋求神心，神的喜愛。  
有時四圍乾渴，清涼何其難得；

你杖要打到多沉重、苛刻，方有可喝？  
你火要燒到多高熱、通紅，方算試煉完全？  
你手須刺多深、須紮多痛，方能吸出甘甜？

二、有時需要荊刺，方能顯你能力；

我曾輾轉接近死亡、喪失、無眠、無食，無寄。  
有時我須喪失我的所有，方能完全自由；  
我曾莫名其妙，未向人求，相信不憂。  
有時也有爭鬥，弟兄反對弟兄，  
誰都想要打出最重拳頭，誰都洶洶；  
我曾閉戶謝客向你唱詩，知道你心最痛，  
知道我的，不比你的，損失，學習苦難交通。

三、現今已過一生，年日逐日飛滾，

安坐你前，我聽「時間」步聲，使我感覺黃昏；  
冷月在上正在逐漸虧減，此生也在折扣；  
前面黑雲已經沒有幾片，大都落後；  
我的將來正在 將我已過割分；  
每個消逝年日，正漸解開 此生糾紛；  
一切「可見」正漸下沉失光，「不見」正在顯露；  
我的盼望正向上面仰望，我心與它同路。

四、回顧一生境遇：日成月，月成年，

年成一生，一生來而又去，不久將到終點；  
回頭來看起點，那個更甜？到底，乃是朝日？  
還是落日？落日更近你面！更近你室！  
我等你的回來，我心已漸無能，  
我眼已漸昏花，我將離開 此生帳棚；  
環山笑容正在招我安歇，我漸脫離累贅，  
我的捆綁好像都在溶解，我歸，我要即歸。

第二十五首

一、自伯大尼你與我們分手後，我心有個真空無可補滿，

我坐河濱、將琴掛在柳枝頭，你不在此，我怎有心鼓彈？  
當我深夜孤獨安靜的時候，（此時我無忍受，我也無享受），  
不禁歎息，我想看你是多遠，我想你應許已久的迴旋。

二、你的墳墓使我生無家之想，你的苦架使我無所欲喜，

你的再來使我懷未見之鄉，你的自己成我追求目的；  
你不在此，喜樂已減它滋味，詩歌也缺它所應有的甜美；  
你不在此，終日我如有所失，主阿，我要你來，我不要你遲。

- 三、雖我在此也能享受你同在，但我深處依然有個缺憾；  
雖有你光照，雖也有你撫愛，有個什麼我不知仍不滿！  
就在平安裡面，我仍覺孤單，就在喜樂時候，我仍有籲歎，  
最是足意中間，也有不足意，就是我還不能當面看見你。
- 四、亡人怎不想見生長的鄉邑？俘虜怎不想見故國故人？  
情人分離怎不一心羈兩地？兒女遠遊怎不思家思親？  
主阿，我想要見你面的心意，不是這些所有情形可比擬；  
現今，在此，我無法見你丰采，是否只好歎息，等到你回來！
- 五、主阿，你能否忘記你曾應許，你要回來，接我與你同在？  
但是一天天、一年年的過去，我仍等候而你仍未回來！  
求你紀念，我已等得好疲倦，而你歸期好像當初一樣遠！  
多久？多久？還有多久的時候？你才應驗應許，來把我接收？
- 六、日落又日落，一世又是一代，你的聖徒生活、等候、死亡，  
一位又一位他們逐漸離開，一排又一排我們來埋葬；  
但是，我主，你仍沒有顯動靜，天仍閉住，我們觀看仍對鏡，  
我們在此依然等候再等候，哎阿，是否我們等候還不夠？
- 七、當我回想，我已等候多長久，我不禁歎息，低頭獨流淚，  
求你別再遲延不聽我要求，現今就接我與你同歸回；  
來吧，我主，這是教會的呼號！來吧，我主，請聽聖徒的禱告！  
來吧，曆世歷代累積的共鳴，我主，能否求你今天一起聽。

## 第二十六首

- 一、主耶穌，主耶穌！為何你不來？主耶穌！主耶穌為何你不來？  
受造物都納悶，天地與深海，有它們與我們，同望你回來；  
現宇宙年漸老，一切在等待，我們正同禱吉，求你快回來。（末句再唱二次）
- 二、主耶穌，主耶穌！為何不回來？何故你耽誤，至今不回來？  
看他們是已經等候多少代，看你也是已經等候多少載，  
你為何不縮短久望的日子？因我們的呼喊，就來不再遲？（末句再唱二次）
- 三、主耶穌，主耶穌！為何不回來？自從你去天府，我心無可愛，  
我的天就好像不會再破曉，我的面就好像不能再歡笑；  
人所有的雄心，我都失興采，主耶穌，主耶穌！為何不回來？（末句再唱二次）

四、求你來，求你來！四圍所看見，是退後，是懈怠，逐一在改變：

愛心是漸冷淡，受苦漸計算，信心漸發籲歎，舉步漸遲緩，

盼望如燈漸滅，像要不等待，主耶穌！看這些，為何不回來？（末句再唱二次）

五、主耶穌，主耶穌！為何你不來，主耶穌，主耶穌！為何你不來？

你是要我等候到何日？何年？我禱告，我看守，已難再遲延；

主耶穌，主耶穌！我求你快來，主耶穌，主耶穌！我求你快來！（末句再唱二次）

### 第二十七首

一、我主，我正等候你再臨，等候已久，好像這個等候無窮盡，一直等候不休；

我是羨慕看見你面容聽你聲音，我是希望能同你交通 比今更為相親。

（和）

是否需再等幾年？再有幾度徘徊？

再有幾次流淚和思念 然後，主，你才回來？

二、寡婦怎能在此不披素，回想以往；欲見不得怎能不哀哭，怎不念念不忘？

新婦怎能不因愛成病，如果婚期 久延無日，相會徒引領，怎不連連歎息？

三、教會等你許多的年代，從古到今，一世一世一直的忍耐，但你仍未降臨；

我也等你不少的歲月，從少而老，同時少年次第都永訣，但是你仍未到。

### 第二十八首

一、自從當年橄欖山前一別離，至今你仍未向我們呼召；

歷時歷代我們都求看見你，但你好像不聽我們禱告。

（和）

你來！就來！我們呼求你快來！

我們的心所有盼望是你來！我們等候你快來！

二、愛主，自從當年你上升之後，許多變為何等枯燥無味；

我們時在祈求，又時在看守，每一動靜，都疑是你已回。

三、景色雖美，你我何日才相聚？山水雖佳，你是在天何方？

花香鳥語不能使我有情緒，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四、主阿，我們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還要等待多少時候；

從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我們都是望你能就回來。

五、當雨每次滴瀝，海每次澎湃，風每次吹動，月每次照明，

我們都望就是你已經回來，何等失望！至今尚無動靜。

六、若非紀念你臨行所賜命令，我們就要灰心無意工作；



但你要我們一面等你來迎，一面努力工作為你生活。

- 七、主阿，求你紀念日子已長久，應許已過多年尚未應驗；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要來未來，可否來在今天？

### 第二十九首

哦！主耶穌，當禱在地

- 一、哦！主耶穌，當禱在地，他們與禱多年同處；  
但是他們對禱自己，似識不識，似悟不悟。
- 二、他們聽過禱的聲音，他們見過禱的丰姿，  
他們擠過禱的肉身，但禱是誰，似知不知。
- 三、我們好象蓋重幔子，仿佛知道，又不透明；  
說不認識，早已認識，說已認識，認識不清。
- 四、但禱今已在靈裡面，賜下另一位保惠師；  
禱已使我成禱聖殿，在我裡面，將禱啟示。
- 五、但願禱用聖靈充滿在我全人每一角落；  
沒有一處不受禱感，沒有一處不被禱摸。
- 六、求禱自己藉靈顯現，加倍實在，在我心懷；  
無耳所聽，無目所見，無手所摸，如此實在。
- 七、當禱憐憫，肯來啟示，將禱自己給了我們，  
世上有誰比禱更寶？世上有何比禱更真？
- 八、求禱用靈從我的靈，如同洪水漫溢全人-  
到處榮耀，到處光明，到處是禱，到處是神。
- 九、這個生活何等親近！禱使我已在地若天：  
讚美滿口，喜樂滿心，同在滿魂，一切甘甜。

### 第三十首 嘴唇不潔，心思不潔

- 一、嘴唇不潔，心思不潔，都是失敗，都是污穢；  
前所盼望，今已消滅，主，禱是否仍有恩惠？
- 二、聖潔裡面，仍有行為，謙卑時候，仍憑自己；  
連我流淚為罪懊悔，都需禱血把它潔淨。
- 三、最好存心，仍存自己，最大捨己，仍有動機；  
我心就是我的仇敵，主，我希望可否在禱？
- 四、事奉神中，有己意思，愛別人中，有己興趣；

我不能動，我不敢止，事事處處有己寄寓。

五、我的所有，無一純潔，只要一動，就有自己；

何等羨慕禰的榮耀，完全充滿蒙福心地。

六、不敢祈求，不敢應許，主，我只能向禰注視；

可否差遣禰的話語，將禰榮耀向我啟示？

### 第三十一首

祂是一切最親（譯作）

一、祂是一切最親，我所一切最愛；

人生平常所尋，人生終久所賴。

二、缺乏之時、預備，無倚之時，扶持，

所有美時，最美，無論何時，信實。

三、無窮喜樂，原因，年日展開，不改；

祂是一切最親，我所一切最愛。

### 第三十二首 門徒——葡萄一生

（金漢彌爾敦夫人（Mrs. Hamilton King）著 倪柝聲譯）

我們現今思念葡萄樹的生命，

我們同是有份的人；我們看見

牠的道路不是快樂，也不是安逸。

牠的生長不像野地中的野花，

隨地隨意，在此在彼，自由吐華；

或向太陽昂仰其可驕傲之葩，

蝴蝶繞飛上下，為生存而歡喜，

並為自己所有丰姿，自感榮耀，

或者生成曲徑迷堂，堆堆錦繡，

生成許多款式，生成許多奇形，

看見自己生之興旺，自感可樂。

\* \* \*

葡萄的花不過非常渺小無華，  
在牠一生之中，花為最小部份；  
人幾不能辨識牠竟也曾開花，  
花未一日開成，即已結成為果。  
當牠坐長，牠也不能隨意向天，  
乃是杆在樁上；牠如伸肢展臂，  
也是在於架上，受了約束捆綁；  
牠就如此，從了山岡礫土，  
吸取牠的養生糧食；立定自己位置；  
從之得著生命，從之發出萌芽，  
又樂又青，又是形態佳美無匹，  
輕盈編織許多蔓須，蔥葉花萼。  
是的葡萄綠衣秀美，  
使了全地春時變成可愛；  
牠仍依然生長更快，  
靠著牠自己生命的豐裕；  
直至細苗嫩枝開始盤繞飄浮，  
在於青藍空中，並嘗其中甘美。  
但是他們對牠並不放任；  
園工清早要來，帶著刈剪，  
攜著修刀，剝牠淨盡，  
剝去牠的天真驕傲，和牠四散美穗；  
割得又深又准，  
毫不顧惜牠的細嫩，和牠喜樂。  
在牠損失痛苦時候，牠不浪費；  
但是牠反將牠自己更為完全  
交付給那強行剝牠至空的手。  
那些流血的枝，逐漸堅硬成木；  
那些餘留的穗，也漸成熟為果，  
更為豐滿寶貴，直至紫盛之日。

\* \* \*

但是，牠越長，牠的所有肢枝，  
所受束縛越多；當牠果子更圓，  
周圍更顯心中所有血的顏色，

牠就更近牠的生平最大日子——  
太陽迫其枯乾，牠葉起首墜落；  
但是生命仍然流通，不敢失敗，  
一切都為結果，一切都為成形。

\* \* \*

不久葡萄收成，因為日子已熟。  
牠因所負甚重，致牠無枝不沉，  
這是牠心長期努力——琢磨來的。  
現今牠的結果已是十全十美，自然，  
牠可為牠工作稍為喜樂。  
但，呀，此時，有手預備即要摘除葡萄樹的寶藏；  
此時，有腳預備即要踐踏牠們，  
聚集在於酒酢；  
直到血紅的酒有如長江大河，  
源源而流，直全地充滿喜樂。  
但葡萄樹站著，  
剝光而且淒涼，已經給了一切；  
現今牠的黑暗時候即到，  
也無誰人向牠償還。  
牠努力所給人的安樂和榮耀；  
而且，現今最無憐惜，  
各種痛苦，各種損失，  
件件加增，樣樣堆積，  
看牠時日衰減，青春已不再流。  
現今將牠再割，直至只餘禿幹；  
剝奪損傷，只余一個無葉之梗，  
孤獨在那將來又長又黑日中。  
然而全冬之中，  
牠酒卻賜喜樂給那本在寒冷中間憂鬱的人；  
但葡萄樹卻在外面經歷冰霜；  
在這一切之後，只餘這點恩典。  
牠是堅定忍受一切，又孤又長，  
直過全冬一次年牠又起首吐花；  
不因所受磨難，而有埋怨不平，

不因所失豐富，而欲減少貢獻，  
面向犧牲，依然含笑，依然放綠，  
有如從來未遇毫釐損失，冤枉，  
所觸盡是高天清氣，大地甘露；  
牠就開始再來盡牠的責任。

\* \* \*

現今我當何言？  
需否我在這裡詳闡此生功課？  
或只再綴數言？  
葡萄樹從牠的肢枝流血流酒，  
牠是否因舍了自己，而變更窮？  
世上醉人，人間浪者從牠而飲，  
他們是否，多享恩賜，因而更富？  
估量生命，是以所失，不以所得；  
不視飲酒多少，乃視傾酒多少；  
因為愛的力量乃在愛的捨棄；  
誰苦受得最多，最有可以給人。

### 第三十三首

我已揀選主耶穌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世界  
祂愛實在是充足，滿足我的一切  
主，我是禰的器皿，只有禰能充盈  
敘加的水飲千井，渴仍不停  
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喜樂  
有祂，我心雖痛苦，依然會唱詩歌  
有祂，我無別原因，也發喜樂聲音

因我所有的歡欣，是在祂心  
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希望  
祂賜基業甚豐富，使我不住思量  
將它賜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寶  
今天我心有催促：得祂最好  
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我主  
祂愛實在是難述，嘗到就會屈服  
我已奉獻我一切，向祂我無要求  
我心只求祂喜悅，怕祂心憂  
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  
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  
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 第三十四首

哦主，撒冷是禰所建設

哦，主，撒冷是禰所建設  
來賜給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  
一切蒙血救贖，洗得潔淨者  
禰都賜給權柄可入她的門  
光是她榮耀已足使我羨慕  
何況我主禰是住在她中間

怎不叫我被吸引注目遠處  
就是不見天時也在想著天

哦，主，當我每想到撒冷  
我就切切想要看見禰的容顏  
我心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  
好使我能早日倚傍禰身邊  
我心真羨慕能早日到新地  
能同所有愛禰的人來愛禰  
時常歌頌禰的愛無邊無極  
時常紀念禰愛捨己的蹤跡

哦，主，我所歡喜和羨慕  
不是紅石綠寶，也非碧玉黃金  
我所想念乃是禰，愛我的主  
禰是何等可愛，何等傾我心  
我求禰早日成全我的心願  
提接我到禰前，不再有別離  
好叫我與禰同住直到永遠  
常能看見禰，也常能聽見禰。

作者前言

之一

倪柝聲弟兄是神所重用的僕人，這是不爭的、屹立不倒的事實。這一事實是仇敵拆毀不了、攻擊不倒的。神自己自會為他的僕人說話，維護神的教會的見證。

神使用倪柝聲弟兄的信息，不僅大大祝福了神在中國的教會，也祝福了神在其他國家的許多教會、許多聖徒。他的信息已經被翻譯成多國的文字，在國外，其《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書被稱作（屬靈）“名著”。我記得一篇信息中載：一位西國的弟兄對一位華人基督徒（傳道人）說：他（指倪弟兄）不僅活在你們（指許多的華人基督徒）心中，也活在我們心中。

在還沒有見過在網路上的對倪弟兄的許多流言以前，我已經閱讀過他的許多信息（不是全部），深

得屬靈的祝福。從他的講章、他的詩歌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敬虔，也非常愛主的弟兄，與神有恆常的、深密的交通，其信息中有豐富的真理、生命的供應（當然，不是完全的，我也發現其中有少部分的不準確的內容）。

我從來不相信倪弟兄有所謂的“姦淫”等等的罪。當然，他不可能是完人，基督徒在今生是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地步的。

之二

倪柝聲與大衛

倪柝聲不等於大衛

大衛犯了姦淫、殺人罪，是《聖經》中明確記載的歷史事實。（撒下 11）

大衛犯罪的原因，請看《聖經》中的記載：  
（撒下 11:1-2）

請看神的僕人們對大衛犯罪原因的剖析：

---

大衛犯罪，是因為耽于安樂。那時王應該出去應戰，他在早年決不會將戰事緊急的重任交付約押，有那麼頻繁的調動怎麼可以置之不顧呢？當然，多次曾受他部下的勸告，不可讓這以色列的燈光，在戰場上暴露，免遭危險。但現在他差遣約押與勇士們去攻打亞捫，自己卻在耶路撒冷享受安逸，這卻使他心靈腐化，好似城牆破裂，仇敵可以乘虛而入，所以在炎熱的下午，他疏懶地在宮廷的屋頂上閑著……。

——ME

---

失敗的開始

我們若自己讀聖經，不難從所記載的史實中，將大衛導致失敗的過程找出，早在明顯的失敗發生之先，大衛已一步一步與神疏遠。人一切的失敗都種因與此。我們試列舉幾項事實：

第一，從大衛受膏到他登上王位，他曾經過多次爭戰，每一次他都恭親迎敵。但是我們在第十章所見



的，亞捫人和亞蘭人的聯軍壓境之役，大衛支派約押率軍出戰，自己卻留在耶路撒冷。戰場生涯艱苦危險，是一切貪享安逸之人所最畏懼的。大衛在那次戰役不親自率軍出戰。好逸惡勞本是人的天性，大衛也難例外。

### 墮落的加深（1節）

第二，本章一節說，『過了一年，到列王出戰的時候，大衛又差派約押率領臣僕和以色列眾人出戰……大衛仍住在耶路撒冷。這說明大衛過放鬆安逸的生活已經一年多了。』當列王出戰的時候，這戰役不單是與鄰邦的小衝突，而是列王都介入的聯軍進犯，應該是相當重大的戰役，大衛卻仍住在耶路撒冷。寫歷史的人露出了事不合常理的口氣，『仍住在耶路撒冷。』含意是本該在戰場上英勇的指揮將帥的，但竟在宮中貪享安逸！我們若不討伐仇敵，必遭仇敵的侵凌，大衛一年多未披戰衣，無異開門迎敵。難怪他不能抵擋外來的引誘，因為早已失去了警醒。

### 遠離耶和華（2節）

第三，從大衛所寫的詩篇中（五十五篇），我們能看出他平素有規律的禱告生活，一天至少有三次——早晨，晌午和晚上，親近神。但是本章二節說出大衛生活的鬆弛，太陽平西的時候，方從床上起來，在王宮的平頂上悠閒。往日殷勤親近神的生活已經成了陳跡，該處理的朝政自然會變成荒廢。神使墮落以後的人，要汗流滿面方得糊口，實在不是刑罰，乃是保障。一個殷勤努力的人，往往沒空犯罪。由於安逸是腐化之始，使人閉暇太多是仇敵的計謀，很少有人意志夠堅固，在貪享安逸之時仍能拒絕罪惡的引誘。當大衛靈性生活十分鬆弛，對罪的引誘失去抵抗力之際，魔鬼輕施巧計就使大衛墜入牠所佈置的陷阱。

當神的手稍稍放開的時候，他就立刻墮落了。哦！離了祂保守的恩典，我們是何等的靠不住啊！

——Ch

大衛犯姦淫罪和殺人罪的嚴重後果：

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你借亞捫人的刀殺害赫人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你既藐視我，娶了赫人烏利亞的妻為妻，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撒下 12：9-10）

大衛的認罪：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詩 51:1-4)

神的赦免：

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撒下 12:13)

我說“倪柝聲不等於大衛。”，不是想要比較說“倪柝聲與大衛哪一個更敬虔、或更不敬虔”，我們沒有權力，不該、不必、也不能作這樣的比較和判斷，因為只有神才有權柄、才能夠判斷人。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箴 16:11)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羅 14:4)

如何看待、對待屬靈偉人及其經歷，《聖經》裡面對基督徒的有關教導有：

效法他們，像他們效法基督一樣，(參：林前 11:1)

效法他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參：林前 4：6)

從前引導你們、傳 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來 13:7)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來 12:1-2)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 10:11)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帖前 5:20-22)

……當慎思明辨。(林前 14:29)

要遠避無知的辯論和……空談，以及紛爭，並……爭競，因為這都是虛妄無益的。分門結黨的人，

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棄絕他。(多 3:9-10)

你要……，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提後 2：2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 10:42)

能以和眾聖徒一起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弗 3：18)

.....

我說“倪柝聲不等於大衛。”，所要強調的是：到底倪柝聲有沒有犯“姦淫”罪，這要完全按歷史事實客觀、公正、準確地來看待。

對於那些沒有真憑實據，對“倪柝聲是否犯了姦淫罪”的問題採取“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的態度，甚至隨從私欲往外發散出不良話語的人【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路 6：45)】，他們必陷入魔鬼的網羅，因為他們的存心是錯的，他們的立場是錯的。

我在前面的發言中稱：“我從來不相信倪弟兄有所謂的“姦淫”等等的罪。”我是在基督裡經過認真考證，並在神的面前認真尋求後得出的結論，“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羅 9：1）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賽 30：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西 3:15)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 6:14)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

袁相忱老弟兄曾經說過：倪柝聲是為主（基督）殉道的。

有人說倪柝聲“相當”聰明。

基督徒的聰明是因著聖靈的工作，不是源自人天然的聰明。

倪弟兄的聰明是主所賜的。

——本書編撰者於 2013.4.9.

#### 基督徒語摘

關於倪柝聲，謝模善牧師唯一說的是，倪不該把名單給三自。

—— 一基督徒

王明道在倪柝聲的（同工）問題上的發言是沒價值的，因為他（#）是道聽塗說，不是一手的資料。

—— 一基督徒

（倪本人一直是低調的工作，並未陷入所謂的「領導權的陷阱」，這一點從他的工作作風和他的著作中，不難得著印證。至於個別人把他看得太高，有些不當的語言，只能由個人負責。）

—— 一神的工人